

唐子潛書

卷下

長



832377

潛書

夔州唐

甄鑄萬著

華亭甥王聞遠編

下篇上

尚治

孫子曰昔者吾之師嘗聞諸顧涇陽曰禮義者治之
幹也學校者禮義之宗也先王謹學校以教天下是
以治化大行學校既廢禮義無師欲效先王之治難
矣居今之世正心復性敦倫淑行得朋講復聖道昭
明以之正君以之正職端於朝廷洽於鄉里君子學
潛書

下篇上

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先王之治其庶幾乎唐
子曰是天下之善言也烏知其不能行也曰何爲不
能行也曰先王之世自國及鄉所在有學人之於學
也猶其於田也無人無田無人無學習而安焉安而
忘焉當是之時人之甘於禮義猶五穀也學廢世衰
惟欲所恣黷昏僨興不可解喻人之苦於禮義猶藥
石也雖有能者不能強人之甘藥石也亦明矣今夫
勢之易行情之易達莫如父之於子子之良者不教
而善子之不良者雖教不善家有不良之子詈則詈

之杖則杖之教之豈不篤乎然入則詩書出則博奕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也夫以嚴父之教然且不行於子而况四海之大生民之衆乎乃欲稱詩書明禮義以道之使之去惡遷善是洄東海移太山之勢也孫子曰然則天下終不可治乎曰苟得其道治天下猶反掌也曰教之難行民之不率信如先生之言矣又謂治之若易爾者何也唐子曰毋立教名毋設率形使民自爲善而不知曰使之若何曰聖人之所馮以運者風也天地之間無形而速動者莫如風起於幽

潛書

下篇上

二

陸至於炎崖偃靡萬形鼓暢衆聲無一物之不應者惟風爲然人情之相尙或樸或雕或鬼或經忽焉徧於海隅改性遷習若有物焉陰率之而無一人之不從者亦猶風之動於天地之間也是故天地之吹氣謂之風人情之相尙亦謂之風古者鄭衛之民淫男女無別今也朝歌之墟溱洧之間纖履不假於鄰女豈古淫而今貞哉風使然也使古人生於今今人生於古則皆然矣吳越之民衣穀帛食海珍河汾之民衣不過布絮食不過菜餅豈東人侈而西人約哉風

使然也使東人居於西西人居於東則皆然矣風之行也必有作之者作之善者善以成風作之惡者惡以成風善作者因人情之相尚以身發機人之從之如蟄蟲之時振草木之時生而不知其誰爲之者夫轉陰陽判治亂分古今皆風爲之得其機而操之人皆可以幾唐虞之治此人所罕知者也孫子曰風之爲言誠然矣雖然竊有感焉人之爲善必由禮義民旣苦於禮義不可強而從我更以何者爲風乎曰樸者天地之始氣在物爲萌在時爲春在人爲嬰孩在國爲將興之候奢者天地之終氣在物爲茂在時爲秋在人爲老多慾在國爲將亡之候聖人執風之機以化天下其道在去奢而守樸耳不聽好音非儉於耳也所以養天下之耳也目不視采色非儉於目也所以養天下之目也口不嘗珍味非儉於口也所以養天下之口也身不衣輕煖非儉於體也所以養天下之體也四者不從心之欲非儉於心也所以養天下之心也當是之時家無塗飾之具民鮮焜耀之望尙素棄文反薄歸厚不令而行不賞而勸不刑而革

而天下大治矣孫子曰民之趨於奢也如水之下壑也逆而反之竊恐不能曰何爲不可反也子未之信也請徵諸故跡昔者秦奢而漢樸及其治也世多長者之行隋奢而唐樸及其治也錦繡無所用之夫二代之君未聞堯舜之道也與其將相起於微賤鑿亡國之弊以田舍處天下人之化之則若此豈惟君天下者哉卿大夫亦有之荆人炫服有爲太僕者好墨布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荆之尙墨布也則太僕爲之也豈惟卿大夫哉匹夫亦有之陳友諒之父好衣褐破鄣不殺衣褐者有洛之賈在鄣以褐得免歸而終身衣褐鄉人皆效之帛不入境染工遠徙洛之尙褐也則賈爲之也穀帛衣之貴者也布褐衣之賤者也貴貴賤賤人之情也有望人焉反之能使一鄉之人貴其所賤而賤其所貴蓋風之移人若斯之神也洛賈且然况太僕哉太僕且然况萬乘之君哉孫子曰敢問行之之方曰先貴人去敗類可以行矣先貴人若何曰捐珠玉焚貂錦寡嬪御遠優佞卑宮室廢苑囿損羞品卻異獻君旣能儉矣次及帝

后之族次及大臣次及百職莫敢不率貴人者萬民之望也貴之所尚賤之所慕也貴尚而賤不慕世未有也去敗類若何曰吾嘗牧羊於沃洲之山羊多病死有教之者曰去羊病則羣羊皆敗子必謹視之擇其病者而去之不然且將盡子之羣從其言而羊乃日蕃治天下亦然講學必樹黨樹黨必爭進退使學者拔援奔趨而失其本心故有口心性而貌孔顏所至多徒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好名者無才而人稱其才無德而人稱其德使人巧言令色便媚取合而失其忠信之情故有身處草野而朝廷聞譽求之公卿折節下之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多言者以議論害治以文辭掩道以婞直亂正使人尚浮夸而喪其實故有書數上而不止繁稱經史而不窮廷折百官而莫能難之者是敗類之人也雖賢必去之此三者表偽之旗也雕樸之刃也引佞之媒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是故善爲政者務先去之也孫子曰始吾以爲天下之難治也今聞先生之言而後知天下之不難治也苟達其情無不可爲今

先生慚然在闕塞之中身雖極而言則傳後世必有用先生之言以治天下者不必於身親見之也唐子曰吾何足以當此雖然必有明其可用者世多明達之才但見聖人正天下之法不識聖人順天下之意沮於時勢之難行習於刑法之苟安舉天下之民繫之策之如牛馬然民失其情詐僞日生文飾日盛嗜慾日縱於是富貴之望勝財賄之謀銳廉恥之心亡要約之意輕攘竊之計巧爭鬪之氣猛六邪易性非賢師奸比離閑決不可以安不可以動安則爲奸動

則爲寇此天下之亂所以相繼而不已也天地雖大其道惟人生人雖多其本惟心人心雖異其用惟情雖有順逆剛柔之不同其爲情則一也是故君子觀於妻子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僕妾而得治天下之道觀於身之驕約家之視效而得治天下之道不繙十三經之言不稽二十三代之法不問四海九州之俗閉戶而堯舜之道備焉先人有言曰語道莫若淺語治莫若近請舉其要古之賢君雖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存心如赤子處身如農夫殿陛如田舍衣食如

貧士海內如室家微言妙道不外此矣孫子曰由周而上治日多而亂日少由秦而下亂日多而治日少時爲之也雖有善治不復於古矣曰不然陰陽者治亂之道也陰陽之復其時不失冬夏之日至是也治啓於黃帝二千餘歲至於秦而大亂亂啓於秦至於今亦幾去黃帝之年矣或將復乎

富民

財者國之寶也民之命也寶不可竊命不可攘聖人以百姓爲子孫以四海爲府庫無有竊其實而攘其

潛書

下篇上

七

命者是以家室皆盈婦子皆甯反其道者輸於倖臣之家藏於巨室之窟蠹多則樹槁癯肥則體敝此窮富之源治亂之分也虐取者取之一金喪其百金取之一室喪其百室究東門之外有鬻羊餐者業之二世矣其妻子傭走之屬食之者十餘人或誣其盜羊罰之三石粟上獵其一下攘其十盡鬻其釜甌之器而未足也遂失業而乞於道此取之一金喪其百金者也路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於鐵冶業之數世矣多致四方之賈椎鑿鼓瀉擔輓所藉而食之者常

百餘人或誣其主盜上獵其一下攘其十其治遂廢
向之藉而食之者無所得食皆流亡於河漳之上此
取之一室喪其百室者也虐取如是不取反是隴右
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飼鶩湖濱繅絲吳鄉之民編蓑
織席皆至微之業也然而日息歲轉不可勝算此皆
操一金之資可致百金之利者也里有千金之家嫁
女娶婦死喪生慶疾病醫禱燕飲齎餽魚肉果蔬椒
桂之物與之爲市者衆矣緡錢鎰銀市販貸之石麥
斛米佃農貸之匹布尺帛鄰里黨戚貸之所賴之者

潛書

下篇上

八

衆矣此藉一室之富可爲百室養者也海內之財無
土不產無人不生歲月不計而自足貧富不謀而相
資是故聖人無生財之術因其自然之利而無以擾
之而財不可勝用矣今夫柳天下易生之物也折尺
寸之枝而植之不過三年而成樹歲剪其枝以爲筐
筥之器以爲防河之埽不可勝用也其無窮之用皆
自尺寸之枝生之也若其始植之時有童子者拔而
棄之安望歲翦其枝以利用哉其無窮之用皆自尺
寸之枝絕之也不擾民者植枝者也生不已也虐取

於民者拔枝者也絕其生也虐取者誰乎天下之大
害莫如貪蓋十百於重賦焉穴牆而入者不能發人
之密藏羣刃而進者不能奪人之田宅禦旅於塗者
不能破人之家室寇至誅焚者不能窮山谷而徧四
海彼爲吏者星列於天下日夜獵人之財所獲旣多
則有陵已者負篋而去旣亡於上復取於下轉亡轉
取如填壑谷不可滿也夫盜不盡人寇不盡世而民
之毒於貪吏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以數十年以
來富室空虛中產淪亡窮民無所爲賴妻去其夫子

潛書

下篇上

九

離其父常歎其生之不犬馬若也今之爲吏者一襲
之裘值二三百金其他錦繡視此矣優人之飾必數
千金其他玩物視此矣金琖銀罌珠玉珊瑚奇巧之
器不可勝計若是者謂之能吏市人慕之鄉黨尊之
教子弟者勸之有爲吏而廉者出無輿食無肉衣無
裘謂之無能市人賤之鄉黨笑之教子弟者戒之蓋
貪之錮人心也甚矣治布帛者漂則白緇則黑由今
之俗欲變今之貪是求白於緇也治貪之道賞之不
勸殺之不畏必漸之以風禮曰知風之自昔者明太

祖衷襦之衣皆以梭布夫衣可布何必錦繡器可瓦
何必金玉梁肉可飽何必熊之蹠玉田之禾吾聞明
之興也吳之民不食梁肉閭閻無文采女至笄而不
飾市不居異貨宴賓者不兼味室無高垣茅舍鄰比
吳俗尙奢何樸若是蓋布衣之風也人君能儉則百
官化之庶民化之於是官不擾民民不傷財人君能
儉則因生以制取因取以制用生十取一取三餘一
於是民不知取國不知用可使菽粟如水火金錢如
土壤而天下大治爲君之樂孰大於是哉

潛書

下篇上

十

明鑒

爲政者多知政者寡政在兵則見以爲固邊疆政在
食則見以爲充府庫政在度則見以爲尊朝廷政在
賞罰則見以爲敘官職四政之立蓋非所見見止於
斯雖善爲政卒之不固不充不尊不敘政日以壞勢
日以削國隨以亡國無民豈有四政封疆民固之府
庫民充之朝廷民尊之官職民養之奈何見政不見
民也堯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每誦斯言心墮體戰
爲民上者奈何忽之昔者明之亡也人皆曰外外交

閩國無良將雖有良將忌不能用安得不亡此其亡之勢也非其亡之根也當是之時兵殘政虐重以天災民無所逃命羣盜得資之以爲亂馬世奇曰治獻賊易治闖賊難蓋人心畏獻而附闖也非附闖也苦兵也一苦於楊嗣昌之兵再苦於宋一鶴之兵又苦於左良王之兵行者居者皆不得保其身命賊知人心所苦所至輒以勦兵安民爲辭愚民被惑望風降附而賊又散財賑饑以結其心遂趨賊如歸人忘忠義其實賊何能破州縣以從賊者衆也施邦耀曰今

潛書

下篇上

二

日盜寇所至百姓非降則逃良由貪吏失民心也得一良吏勝得一良將去一貪吏勝斬一賊帥二子之言見亂本矣當是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恒患無兵京師之守以一卒而當數陣李自成雖嘗敗散數百萬之衆旬日立致是故陝民之謠有之曰挨肩膊等闖王闖王來三年不上糧民之歸之也如是蓋四海困窮之時君爲讎敵賊爲父母矣四海困窮未有不亡者其不亡者未及其命之定也天留其命未生奸雄天薄其命則生小雄天絕其命則生大雄當四

海困窮之時無雄則飢寒積憂之氣發爲災祲爲孽
孽爲水旱爲山川草木人鬼之妖有小雄以倡之則
逋聚山澤破城據險旋滅旋起以耗國家有大雄以
倡之則長智增勇撼山沸河數百年厚建之社稷如
椎卵矣若是者皆困發也爲奸雄所馮也此明之所
以亡也若四海安樂人保室家誰與爲亂雖爲君者
不過中材之主卽有湯武之賢一匹夫耳欲謀社稷
亦無如何況羿浞之流哉君之於民他物不足以喻
之請以身喻民以心喻君身有疾則心豈得安身無

潛書

下篇上

三

疾則心豈復不安有戕其身而心在者乎是故君之
愛民當如心之愛身也非獨衣服飲食爲身也牢廐
門庭田園道路凡有所營皆爲身也非獨農桑蠲貸
爲民也上天下地九彝八蠻諸司庶事內宮外庭凡
所有事皆爲民也茅舍無恙然後寶位可居蓑笠無
失然後袞冕可服豆藿無缺然後天祿可享

考功

近代之政亦堯舜之政也曰三載考績曷嘗不考績
乎曰敷奏以言亦求言也曰明試以功亦論功也以

治天下而卒莫能治者其故何也昔者堯之命舜曰天之厯數在爾躬毋俾四海困窮舜承斯命以攝位朝諸侯命衆職明天時脩庶政興禮樂除凶慝咸底於績堯知其能救困窮之民也乃授之以天下其舉事任職雖多不過使民不困窮而已困窮之民祖不得有其孫父不得有其子死喪不葬祭食無烹兄弟仇讎夫妻離散當是之時民何以爲民君何以爲君是知堯舜之道非異盡於命舜之言矣昔者唐子爲長子知縣將見都御史達良輔賦役傳芻備誦之以

潛書

下篇上

三

待難也都御史不問而問武鄉知縣曰武鄉之民何如對曰有生色矣都御史曰爾欺我哉吾使人觀於武鄉有女子而無袴者矣女子而無袴武鄉之民其不堪乎唐子出以告人而歎曰善哉言乎惜也未知爲政也唐子曰古之賢君舉賢以圖治論功以舉賢養民以論功足食以養民雖官有百職職有百務要歸於養民上非是不以行賞下非是不以效治後世則不然舉良吏而拔之高位旣顯榮而去矣觀其境內凍餓僵死猶昔也豕食丐衣猶昔也田野荒莽猶

昔也廬舍傾圯猶昔也彼顯榮之舉奚爲乎爲其廉乎廉而不能養民其去貪吏幾何爲其才乎才而不能養民其去酷吏幾何愛赤子者必爲之擇乳母勤謹不懈得主母之歡心可謂良乳母矣然而無乳以餓其子是可謂之良乳母乎廉才之吏不能救民之飢餓猶乳母而無乳者也是可謂之良吏乎廉者必使民儉以豐財才者必使民勤以厚利舉廉舉才必以豐財厚利爲徵若廉止於潔身才止於決事顯名厚實歸於己幽憂隱痛伏於民在堯舜之世議功論罪當亦四凶之次也安得罔上而受賞哉賢才者世不乏也仁愛者人所具也身爲民牧藉權以行惠苟非頑薄之資其誰不能而不能焉者未可以咎爲吏者也朝廷行政羣臣從政未有行左而從右者上不以富民爲功而欲吏以富民爲務豈可得乎誠如是雖在位皆高世之才爲大學士者若臯陶爲尚書者若稷契爲都御史者若伊摯爲翰林者若史佚爲給事中御史者若龍逢比干爲將軍者若呂牙爲巡撫者若召奭爲布政使者若管仲爲按察使者若子產

爲知府者若孫叔敖爲知縣者若公綽冉求其得人
也如是於是輔相無缺出納如衡奸慝畢除克壯戎
兵文章典禮辭命敷榮布於八方海隅以甯四譯來
朝厥功告成天下豈不大治矣乎然而觀於民則所
謂女子而無袴者也是可以爲治乎欲適燕而馬首
南指雖有絕羣之馬去燕愈遠爲治者不以富民爲
功而欲幸致太平是適燕而馬首南指者也雖有臯
陶稷契之才去治愈遠矣唐子嘗語人曰天下之官
皆棄民之官天下之事皆棄民之事是舉天下之父
兄弟盡推之於溝壑也欲治得乎天下之官皆養
民之官天下之事皆養民之事是竭君臣之耳目心
思而并注之於匹夫匹婦也欲不治得乎誠能以是
爲政三年必效五年必治十年必富風俗必厚訟獄
必空災祲必消麟鳳必至或曰子文士也文其言焉
而已唐子曰吾之言如食必飽如衣必煖用吾之言
三年不效五年不治十年不富風俗不厚訟獄不空
災祲不消麟鳳不至則日西出而月東生矣請與子
合契而博勝焉可也

爲政

達良輔撫山西武鄉知縣見良輔曰武鄉之民何如
對曰有生色矣良輔曰爾欺我哉吾使人觀於武鄉
有女子而無袴者矣女子而無袴武鄉之民其何以
堪平陽知府見良輔曰平陽之爲縣者孰賢孰不肖
知府舉數人以對良輔怒曰百姓之所謂賢者爾之
所謂不肖者也百姓之所謂不肖者爾之所謂賢者
也爾不可以爲三十四城之長劾而去之當是之時
財賄不行私餽雖不絕於府無有以匹帛方物入二

潛書

下篇上

去

司之門者良輔之所食日不過肉三斤蔬一筐觀其
讓武鄉之言可不謂仁乎觀其察遠縣之賢不肖而
不任耳目於知府可不謂明乎已不受財賄羣吏亦
不敢受可不謂清乎清且明明且仁宜山西之大治
矣而卒不見山西之小治者何也不知爲政故也請
假其事以明爲政之道武鄉知縣見良輔云然且曰
吾與子約三年之內必使子之民人有數袴武鄉知
縣必曰願受教良輔則曰武鄉之土雖瘠亦必生也
武鄉之民雖貧亦有力也以人之力盡土之生誰謝

不能子歸而行四境之內棉桑樹牧省宜時作尺土
不棄於山寸壤不棄於谷勿以文示身往勤之必期
就子之功於是月觀其舉歲察其利上計之日舍是
不以行進退焉平陽知府當逐易知府見以教武鄉
者教之督諸縣棉桑樹牧舉而不廢與同功墮而不
舉與同罪是縣一其賞一其罰而府三十四其賞三
十四其罰也敢不盡心山西之地五府百州縣方數
千里不病其廣也縣察其鄉旬一之府察其縣月一
之巡撫肆察時一之舉數千里之內轉相貫屬視聽

潛書

下篇上

七

指使如在一室奚啻山西哉宰制四海有餘矣此爲
政之大略也震澤之人有善計者與之爲稼稼入則
倍與之爲絲絲入則倍與之爲肆市入則倍一日過
豪貴之門見其從事之出入者皆貂冠腋裘則自思
曰吾處於鄉里所與不過升斗之人所與賈者不過
魚鹽之豎不可以爲富也誠能入於是門主人幸而
親用我出我之籌筴以主計筦利必大得所欲毋徒
勞於鄉里爲也乃援而得入而歸辭乎其鄰鄰之人
有尤之者曰子誤矣彼之所用不卽子之所習也子

必毋往不聽而去去之一年鄰之人故往過於豪貴之門見善計者敝袍而出而有病色招之問所問之曰何爲若是曰主人無所用我故至於是鄰人笑曰子何見之不蚤也彼豪貴之家獵財自厚其所用之人狗馬之足鷹鷂之翮也其所食之粟不由稼得所服之帛段不由蠶得所御之器物不由市得負子之計以干之將安所用吾固知子之必困於此也於是乃再拜辭乎主人隨鄰人而歸由是人皆謗之以爲固不善於計也非不善計不善主也

潛書

下篇上

六

存言

中允徐公召用唐子送之而言曰甄聞之言可行也則有功言不可行也則存其言以公之賢復得進用心有感焉結中必發故言之言之不可行知之久矣甄聞之生養之道三年可就五年可足十年可富政之常也清興五十餘年矣四海之內日益困窮農空工空市空仕空穀賤而艱於食布帛賤而艱於衣舟轉市集而貨折貲居官者去官而無以爲家是四空也金錢所以通有無也中產之家嘗旬月不覩一金

不見緡錢無以通之故農民凍餒百貨皆死豐年如
凶良賈無算行於都市列肆焜耀冠服華靡入其家
室朝則熄無煙寒則蜩體不申哭中之民多鬻男女
於遠方男之美者爲優惡者爲奴女之美者爲妾惡
者爲婢遍滿海內矣困窮如是雖年穀屢豐而無生
之樂由是風俗日偷禮義絕滅小民攘利而不避刑
士大夫殉財而不知恥諂媚淫相習成風道德不
如優偶文學不如博奕人心陷溺不知所底此天下
之大憂也徵之在昔天下既定苟無害民之政未有
一二十年而民不豐殖者今也 天子寬仁而恤民
兵革偃息國家無事享國歲久勤於庶政而困窮若
此是公卿之過也立國之道無他惟在於富自古未
有國貧而可以爲國者夫富在編戶不在府庫若編
戶空虛雖府庫之財積如丘山實爲貧國不可以爲
國矣國家五十年以來爲政者無一人以富民爲事
上言者無一人以富民爲言至於爲家則營田園計
子孫莫不求富而憂貧何其明於家而昧於國也

潛書

下篇上

九

權實

天下奚治令行則治天下奚不治令不行則不治令不行者文牘榜諭充塞衢宇民若罔聞吏委如遺民吏相匿交免以文格而不達舉而易廢始非不厲實也既則怠久則忘本政之地亦且自廢而自掩之是以百職不脩庶事不舉奸倣日盛禁例日繁細事糾紛要政委棄譬之樹木傍蘗叢繆而枝榦枯朽矣當是之時皆謂在位無賢也行政不善也良策無出也是猶牽車者但求厚載而不顧轂之利轉也若如今之致行者雖官皆聖哲政皆盡善使閔夭散宜生之

潛書

下篇上

子

屬議爲憲令周公裁之召夷貳之史佚文之布於天下亦不能少有補救也會稽之東有石氏者其季女病痞迎良醫治之久而不除謝醫使去其父思之以爲是良醫也奈何療之而病不除他日竊窺之見其舉藥不飲而覆於牀下也乃復迎醫進以前藥三飲之而疾已夫國有善政而德澤不加於民者政雖善未常入民也猶石季之飲藥也十日之家主人雖賢然令不行於子則博奕敗趨令不行於僕則柝汲不勤令不行於妾則壺餐不治令不行於童子則庭糞

不除以此爲家其家必索況天下之大乎駿馬病蹏
不如駑馬之疾馳勇士折肱不如女子之力舉是以
聖人貴能行也昔者唐子之治長子也其民貧終歲
而賦不盡入璩里之民五月畢納利蠶也乃徧詢於
衆曰吾欲使民皆桑可乎皆曰他方之土不宜桑若
宜之民皆樹之毋俟今日矣遂已他日遊於北境見
桑焉乃使民皆樹桑衆又曰昔者阿巡撫令樹榆於
道鞭笞而不成今必不能不聽違衆行之吏請條法
示於四境唐子笑曰文示之不信於民也久矣乃擇
老者八人告於民五日而遍身往告於民二旬而遍
再出遇婦人於道使人問之曰汝知知縣之出也奚
爲乎曰以樹桑問於老者老者知之問於少者少者
知之問於孺子孺子知之三百五十聚之男女無不
知之者三出入其廬慰其婦撫其兒語以璩里之富
於桑不可失也一室言之百室聞之三百五十聚之
男女無不欲之者唐子曰可矣乃使璩民爲諸鄉師
而徃分種焉日省於鄉察其勤怠督賦聽訟因之不
行一檄不撻一人治雖未竟也乃三旬而得樹桑八

十萬長子小縣也樹植易事也必去文而致其情身
勞而信於衆乃能有成夫多文藏奸拂情易犯不親
難喻無信莫從所從來久矣是以治道貴致其實也
羣臣奏入下於有司公卿集議復奏行之其所行者
著爲故事因時增易百職準以決事自漢以來皆然
舍是無以爲政然有治不治者以實則治以文則不
治若徒以文也譬之優偶之戲衣冠言貌陳事辨理
無不合度而豈其實哉以娛人之觀聽也君有詔旨
臣有陳奏官有文書市有榜諭此文也此藉以通言

潛書

下篇上

三

語備遺忘耳奚足恃乎君臣相親朝夕無間飲食作
坐同之如匠之於器日夜操作則手與器相習而無
不如意主臣一心夜思蚤謀無謀不行無行不達三
月必達終歲必效三年必成五年必治十年必富此
實也苟無其實則謹守成法者敗治之公卿也明習
律令者敗治之有司也工於文辭嫻於言貌者敗治
之侍臣也三者非不美也而專尚焉則表暴日厚忠
信日薄察於內外稱職常多核其行事無過可舉問
其治功則無一事之善成無一民之得所上下相蒙

而成苟免之風雖有志之士亦將靡然而不得自盡其情此治化之所以不行也雖然行難矣近與遠異風少與衆異勢門庭之內常不盡見伯仲之間亦有異心況天下之大乎海內之地爲府百六十二爲州二百二十爲縣千一百六十必官其地治其事者皆如長子之樹桑而後天下乃治是不亦難乎權者聖人之所藉以妙其用者也今夫與一人期至者十八與三人期畢至者十五與九人十人期畢至者十一何則權不在也大將居中提兵十萬副參遊守都總以及隊百什伍之長轉相貫屬如驅羣羊齋生赴死不敢先後何則權在也乘權之利如軸轉輪乘權之捷如響應聲乘權而不能行恥莫甚焉官有萬職君惟一身賢君之用官如大將之御衆以一用十以十用百以百用千以千用萬是則君之用者有萬而憑之者惟十約而易操近而能燭夫尊卑次屬職之恒也而奚有異蓋不善用之則萬職之利轉而奉之於十善用之則十職之修轉而布之於萬十職能修澤及海內其功大功大者賞厚十職不正毒及海內其

罪大罪大者刑重此舜所以誅四凶也唐子之嬖妾生子唐子甚愛之而妾不恤教之不從則罵之罵之不從則撻之撻之不從則去之改而後已夫人情之愛莫甚於妾人生之重莫過於母次於妻者又莫貴於妾而輕於去之者何也不去則愛不及於子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夫人臣之愛未必暱於妾也人臣之重未必過於子之母也人臣之貴未必等於妻也乃愛之而不忍傷之重之而不敢拂之貴之而不能抑之斯人也未嘗操刃而百千萬億之刃肆行殺傷有不期然而然者當是之時雖上有賢君惠澤日施寬恤日行考績日嚴流殺日具而民常苦生而甘死夫雨露至渥也不能入陶穴而滋生泉流至澤也不能越隄防而灌溉何則有隔之者也是故善爲政者刑先於貴後於賤重於貴輕於賤密於貴疎於賤決於貴假於賤則刑約而能威反是則貴必市賤賤必附貴是刑者交相爲利之物也法安得行民安得被其澤乎恩義之大莫如君臣親臣爲腹心政臣爲股肱疆臣爲拇指庶臣爲毛髮戎臣爲衣履是以仁君

之待其臣安富同樂疾病同戚厚之至也聲色不和
貧勞不恤猶爲亢而少恩況加以刑罰乎此以待
良臣也若夫專利蔽主徇私黨邪是民之讎國之賊
也若之何不刑愛德爲祥愛殺人之人斯爲愛乎忍
德爲凶忍於殺人之人斯爲忍乎刑不可爲治也而
亦有時乎爲之者以刑狐鼠之官以刑豺狼之官而
重以刑匿狐鼠養豺狼之官國有常刑有變刑常刑
者律刑也有司議之人主不敢私變刑者雷霆之威
也英主神之羣臣不得與常刑以齊小民變刑以治
潛書

下篇上

五

元惡元惡之臣多援要譽其罪難見察之而不得其
罪質之而不得其罪速之獄而不得其罪非雷霆之
用何以治之德外無治不言德而言刑者猶醫之治
寒疾也不卻穀而飲藥其人必危疾愈卻藥而反穀
也不遠矣

格君

明之諸帝難與言者莫如世宗然其剛敏之資亦可
爲用若道之有方入之亦易宗祀其父雖爲非禮比
於魯之郊禘則相遠矣猶不失人子尊親之意焉當

時之臣可正正之不可正置之其勿以此受杖竄可也至於好神仙亦人情之常且未嘗以此廢政當時之臣可止止之不可止置之其勿以此犯之可也推其求仙之意視人之諫我者皆殺我者也人之助我者皆生我者也以是之故雖以嚴嵩之奸已發其罪猶愛而護之蓋德其生我也其不可奪如是雖舜禹復生且拒其言而不納乃進諫者皆折以道學之恒言固其所厭聞者也其何能濟何不上言曰諸臣皆非陛下之脩玄也臣惟恐陛下之不脩玄也清靜者

潛書

下篇上

三

道所居也卻塵非清無欲爲清獨處非靜不擾爲靜日月照臨氛霧無障清之象也深淵冥冥喬嶽安安靜之體也不清不靜則神不存而氣憤偏於所惡偏於所嗜是伐性之刃而敗道之賊也黃帝之遺書胡云谷神谷者神所棲也胡云玄牝玄者不暴也牝者不雄也大生之本也綿綿若存恒也用之不勤毋躁也如是則神可以御氣氣可以養形形不壞而長生矣符籙丹藥道之餘也庶人有身天子有天下庶人自養其身天子以天下爲身兼天下以養身黃帝治

天下如治身不使有疾害焉於是總其兵師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而滅之蚩尤作亂行不由義虐毒民生舉兵征之禽蚩尤而誅之當是之時天下無害百姓和樂五穀豐熟民人養育日月不失其明四時不失其序風雨不失其時災害不生嘉祥並至麒麟來遊鳳鳥來止於是上帝嘉之以爲不負所託予之長齡而上仙焉是豈有異術哉清靜之所致也陛下誠能學黃帝之道居心玄漠靜專純一不以好惡擾其心不以喜怒傷其體上有黃帝之君下必有風

潛書

下篇上

七

后力牧之臣陛下垂拱於上百官脩職於下兵革自強遠人畏服無爲而天下大治豈復有邊境之虞哉臣聞眞人者逍遙物外無求於人不可強致者也易曰水流濕火就燥言各從其類也陛下誠能養心復性羣生並遂是眞人之契也無俟旁求必駕羽來朝指授脩治之方矣世宗聞是言也必心悅之可以伐其競躁之心消其亢悍之氣而治理可徐進也焉用矻矻顛言使君臣之際至於兩傷哉莊烈良於世宗亦可爲之君也繼位之始罷太監鎮守及織造之使

專將率以責効節儉以足國用此人臣見功之時也
乃使之治兵而兵無用使之治賦而用不足盜寇日
張國勢日蹙於是乃復用太監橫征無藝此其計無
所出知其不可而爲之誠可憫也乃當日之臣不諒
其不得已之心不察其不可轉移之故守詩書之恒
訓爲無實之美言第謂奄人不可用加賦不可爲直
言不可拒雖有善用言者將何以用之此陳於太平
無事之時則爲美言言於危急存亡之日則爲敝屣
矣當是之時若有明達國事之人謂溫體仁不可用

潛書

下篇上

天

必舉孰可爲相者謂楊嗣昌不可用必舉孰可執兵
柄者謂督鎮無人必舉孰可以任將帥其所舉之人
進而問其計明如指掌實有可行措之朝廷之上攻
戰之場朝受任而夕見功則奸佞不攻而自去橫征
不諫而自止矣我常無食有可從之而遊平涼者友
皆沮之以爲道遠難行又所求不可知我曰二三友
之愛我也至矣我非不知此行之非計也旦夕無炊
妻子餓死故不得已而爲此行也諸君誠能爲我謀
食不坐困以至於死雖勸行亦不行也沮者皆默然

而止當日之進言於莊烈者皆不能救其死而徒沮
其行者也固益增其煩懣而惟恐其言之入耳也我
觀兩朝之臣無誘君之術無取信之實無定亂之才
無致治之學紛紛然攻權奸謫橫政彰君過以明己
直惟恐杖之不加於身而煙瘴之不得至也何昧昧
也詩曰如蜩如蟴如沸如羹言雖忠直實蜩蟴沸羹
也是謂以暴益暴以昏益昏卒使明不得後亡亦與
有咎矣

任相

潛書

下篇上

完

亡國之道有十焉有法而無實國亡賞罰不中國亡
用舍不明國亡左右譽之而褒顯民安之而貶黜國
亡百姓困窮司牧不知知而不爲之所國亡百官好
利而無恥國亡將帥不得人士卒不用命國亡御將
不得盡其能國亡不奴使宦寺使與國政而號爲內
臣國亡金粟殫竭不足以厚祿食養戰士國亡此十
亡者明君或蹈之不必暴亂如桀紂者也君者利之
源也好之的也人皆酌之皆欲中之以一深宮不嘗
事之人而環而伺之者百千輩雖有智者亦有所不

及矣於是佞以忠進詐以誠進其耳目達於宮庭之
隱其推引藉於左右之口其搖惑假於優人之諧言
使人君入其術者且自以爲聰明過人無微不見也
於是虐民者以良薦覆軍者以捷聞功罪倒置誅賞
駭世忠臣義士肝腦塗地徒殺其身而權臣賊閹竊
旦夕之富貴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且安然而自以
爲得計也莊烈皇帝亦剛毅有爲之君也以藩王繼
統卽位之初孤立無助除滔天之大逆朝廷晏然不
驚不變憂勤十七年無酒色之荒晏遊之樂終於身

潛書

下篇上

三

死社稷故老言之至今流涕是豈亡國之君哉而卒
至於亡者何也不知用人之方故也當是之時非無
賢才也袁崇煥以間誅孫傳庭以迫敗盧象昇以嫉
喪其功此三人者皆良將國之寶也不得盡其才而
枉陷於死使當日者有一張居正爲之相則間必不
行師出有時嫉無所施各盡其才而明之天下猶可
不至於亡然而跡莊烈之所爲雖有居正不能用也
莊烈居高自是舉事不當委咎於人無擇相之明執
國政者皆朋黨之主數舉數罷易於敝帚百職之任

何由得人乎是以撥私植黨充於朝廷傾人奪位險於儀秦將卒無忌誅焚劫略毒於盜賊百姓畏兵如虎狼望賊如湯武迨乎季年主慮脅亂無所適從誅戮亟行四方解體而明遂不可爲矣相者君之貳也宗廟所憑社稷所賴不可以輕爲進退者也譬之構屋戶牖可以改作丹堊可以數新至於棟梁則一成而不可易古之爲國者得一賢相必隆師保之禮重宰衡之權自宮中至於外朝惟其所裁自邦國至於邊陲惟其所措讒者誅之毀者罪之蓋大權不在不

潛書

下篇上

三

可以有爲也國有賢相法度不患不脩賞罰不患不中用舍不患不明毀譽不患至前田賦不患不治吏必尙廉將必能選士必能死府庫充盈奴僕懾伏彼亡亡者皆可無虞也然知人之識自古爲難在叔世爲尤難叔世之人矯情飾貌矩行法言驩兜可以爲臯夔盜跖可以爲舜惠粹難辨也然則中才之主烏能任相乎人不易知功則不可掩譬之飲藥一飲之而良再飲之而效三飲之而疾去者必良醫也一飲之而不良再飲之而無效三飲之而疾不去者必庸

醫也人雖至愚豈以疾去者爲庸醫以疾不去者爲良醫哉任相之道亦然張居正之爲相也拜命之日百官凜凜各率其職紀綱就理朝廷肅然其效固旦夕立見者也爲政十年海內安甯國富兵強尤長於用人籌邊料敵如在目前用曾省吾劉顯平都蠻之亂用凌雲翼平羅旁之亂並拓地數百里用李成梁戚繼光委以北邊遠左屢捷攘地千里用潘季馴治水而河淮無患居正之功如是雖有威權震主之嫌較之嚴嵩判若黑白矣主雖至愚未有以亂政爲良相以安社稷爲奸相者也然則任相之道豈難能哉顯帝之任居正也畏之如嚴師信之如筮龜無言不從無規不改雖太甲成王有所不及是以居正得以盡忠竭才爲所欲爲無不如意可謂盛矣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用居正而不能保其終者何也居尊自高恥於下人故也顯帝當幼弱之時童心尚存血氣未剛故憚於師傅不敢爲非及其稍長念先帝付託之重又加之以賢母之訓而元輔才大功高倚爲股肱尚不敢失師保之禮然以萬乘之尊不得自

專而受挫於其臣內懷忿悁固已久矣及居正死念
功之心不勝其含怒之心於是削其官爵暴其罪愆
流其族屬至欲斲棺戮屍始有明良之美而終爲桀
紂之暴君臣之際反覆如是可不爲寒心乎使當日
者居正尚存勳勞日高顯帝之齒漸長四方無事志
氣驕盈讒間得入則居正覆巢之禍不在身死之後
矣曷亦念手挈十歲之童子坐之南面之上奸亂不
作海內服從澤洽中土威暢四裔使高帝之天下安
於泰山此誰之功與是則據遼宮之罪小安天下之

潛書

下篇上

三

功大雖割江陵一縣以爲封國伐荆楚之良材以營
宮室未爲過也奈何身死之後憾及骸骨曾不得比
於狗馬此良臣謀士所爲望國門而卻步者也迨乎
莊烈之世天下傾危將相無人乃追思昔功官居正
之子孫人亦有言往事則明當事則昏使居正當莊
烈之世舉以爲相朝受命而夕被誅矣尚安望其有
爲哉是故人君之患莫大於自尊自尊則無臣無臣
則無民無民則爲獨夫乾之上九曰亢龍有悔龍德
旣亢必有宇宙玄黃之戰而開草昧之運矣可不懼

哉可不戒哉

善功

張居正位冠羣臣進爲太師天子不名人臣之貴極於此矣輔少主進退百官易置將帥九邊戎事奉其諭書凜於詔勅人臣之權莫重於此矣匡君進戒節用豐財百務脩舉海內安甯命將征伐所向成功四裔畏服邊境無虞人臣之功莫大於此矣登高則身危衡重則權墜物成則陰殺必至之勢也此伊尹之所不敢久居周公之所遜而得免者也況末世之君

潛書

下篇上

三

臣乎使居正於斯不矜其能不伐其功上褒其富國之功則曰此有司勤勞所致也臣何功之有上賞其命將克敵之功則曰此將率之略士卒之力也臣何功之有百僚進規則拜受而加謹焉身被劾奏則引以爲罪而不辯焉入閣議政則推讓而不敢先焉郎吏博錄之屬見之而禮有加焉入朝則秉笏如不勝也侍側則鞠躬如待罪也社稷已安規模已立求賢自代歸老江陵豈不善始善終哉乃不知道此位已極矣猶恐人之不我屈權已重矣猶恐人之不我威

功已大矣猶恐人之頌我者不至時當退矣猶固位而不能釋主忿積於中羣怨結於下其禍已成不可復解顯帝猶爲能忍之主也不然不待遼宮一女子之訴早以身死經毒族無遺類矣是知居高乃所以自卑也立威乃所以自侮也好譽乃所以自毀也求固乃所以自滅也是故有爲相之才必有爲相之學使居正好學自脩不矜不伐可以從伊周之後矣

遠諫

臣不敢諫雖諫不直直亦不盡君不納諫雖納不從

潛書

下篇上

三

從亦不改當其世之臣雖有伊尹周公之告若不聞知雖有龍逢比干之忠徒殺其身吾今有言於百世以上訓百世以下之爲君者以代其臣之不敢直誦吾之言有不驚心喪魄手戰股栗者非君也天下之大可恃乎甲兵之多可恃乎君惟不義無道于民雖九州爲宅九川爲防九山爲阻破之如椎雀卵也雖盡荆蠻之金以爲兵盡畿省之籍以爲卒推之如蹶弱童也昔者桀爲不道身死於三臛之國紂爲不道身死于烈焰之中太康不道后羿逐之厲王不道國

人流之自夏以後二十一代之失天下者其禍類然也跡其所以亡者闇妾蠱志權奸蔽聰濫賞淫刑善惡倒置似亦庸君之常未足大異然有一於此雖不卽亡禍成於漸不及其身在其子孫天命已去臣叛人散死亡奔流如四君者一朝爲烈矣今夫富家大族雖不幸而身陷刑辟猶可以保其妻妾全其子弟不至於滅絕萬金之子驕矜淫佚廢其田宅其親戚友朋猶有恤而周之者雖失其故業環堵之室布褐之衣蔬糲之食父子夫婦猶可庇其身而聚處也爲

潛書

下篇上

五

天子者則不然家國一破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盜及寢門左右奔逃宮妾散亡珠玉盡俘宮殿燒焚身爲囚虜嫡庶諸子駢首就繫后嬪貴主受辱於人累世墳陵藏穴發掘松柏斬伐宗廟丘墟祐主毀棄百十鬼神號哭而無所憑依當是之時萬乘之主求爲道路之乞人而不可得也欲與妻子延旦夕之命而不可得也亡國之慘一至此哉不啻是也旣毒其家遂毒天下當是之時社稷無主羣雄並起各據一方大者百餘城小者一二十城相爭相殺無有甯日五里

之邑十里之郡朝屬於東夕屬於西旋陷旋復父兄子弟死亡無遺類四海之內覆軍屠民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不惟兵刃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天災流行野無青草民之凍餓而死者枕藉於道迨乎天心厭亂或一二十年而後定或數十年而後定或百年而後定海內死者非算數之所及矣亡國之毒又至此哉川流潰決必問爲防之人比戶延燒必罪失火之主至於破家亡國流毒無窮孰爲之而孰主之非君其誰乎世之腐儒拘於君臣之分溺於忠孝

潛書

下篇上

七

之論厚責其臣而薄責其君彼烏知天下之治非臣能治之也天下之亂非臣能亂之也使舜內惟二妃之聽從外舍臯夔而用四凶雖有臯夔舜之天下必亂使紂不聽妲己之言舍佞臣而用比干膠鬲雖有佞臣紂之天下必治治亂在君於臣何有不責其臣而責君者非吾之言仲尼之教也春秋之法臣弑其君罪在臣稱臣之名罪在君稱君之名而不著其臣之名宋人弑其君杵臼齊人弑其君商人莒弑其君庶其晉弑其君州蒲莒人弑其君密州吳弑其君僚

皆隱其臣之名若國人其誅之者豈寬弑君之賊哉
君惟不道不君其君而後動於惡非人弑之自弑之
也君而不君國人不與社稷不保國家危亡而且惡
名著於春秋罪在賊臣之上可不懼乎人無賢不賢
賢不賢惟君政無善不善善不善惟君君惟有道雖
恒才常法可以爲治君惟不道雖有大賢良法亦以
成亂是故明哲之君無所爲恃必責於已知天子於
民庶過及十一禍倍百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亦有嬖妾南威西子身之蠱也亦有便侍豎貂
勃鞞家之蠹也亦貴所好巧言令色朝之賊也亦賤
所惡良藥鑿石國之寶也若反其道則上禍祖父下
滅子孫血流海內屠及百年吾爲此懼於百世之上
訓百世以下之爲君者若聞吾言懼而知改雖中才
之主可以保天下其有暴君終於不省樂禍不悛則
有如前之所言者是謂遠諫亦諫之一法乎

潛書

下篇上

三

卿牧

明君欲興上治舉賢以任官必審官以盡其所學稽
古以爲名順時以定職期于允宜以安天下之民冢

宰輔相天子無所不理今名爲吏但主除吏當授使
授當陟使陟當黜使黜不過注簿一小吏烏得爲長
卿五卿皆然不可以不正請復名爲冢宰冢大也宰
主也五卿諸寺諸司史厯軍將儀衛奄人羣牧守令
皆其所統也宮朝畿州華裔文武政事皆其所治也
紀綱萬方弼亮一人君在代之理君崩攝其政乃其
所任也而其大者則在用人周官掌邦治統百官均
四海卽用人在其中當申命之以重其用人之責人
鮮睿聖無私則明博咨則周朝之卿士日夕所見豈
潛書

下篇上

堯

或不知近自邦畿至于海隅苦樂豐飢其長不敢不
以聞雖有所蔽形于別奏流于謠諺聞于計吏僚友
遊士之口皆可審察而知之其政得失其人賢不肖
其才長短卽可馮以爲黜陟爲易置天子垂拱仰成
百官盡職聽命嬖寵不得邀厚祿貴戚不得竊尊位
賢能無沉淪之歎俊傑有奮興之路內外之官無不
得人居此位者不兼庶政庶政實由以舉不兼衆功
衆功實由以奏不專治平治平實由以成斯無忝于
冢宰司徒任土制賦當從今職以敷教歸之宗伯而

受以司空地利之任今名爲戶按戶納租不過守籍
一小吏烏得爲次卿請復名爲司徒徒者衆也有衆
土乃治土治財乃生財生用乃足衆爲邦本土爲邦
基財用爲生民之命司徒之職重農功籍土田審肥
磽時贏絀稽蓄散慎出納制爲成法授之有司毋敢
廢越必使民有餘藏國有餘用雖天災流行年穀不
登而民不困去貪黷如鷹鷂之逐鳥雀去苛斂如藥
石之攻痰疾天子不得有私用之財後宮不得有珠
錦之飾貴戚不得有田宅之饒民庶不得有侈麗之

潛書

下篇上

早

好不以征伐傷財不以營作傷財不以多事傷財三
年必生五年必成十年必富斯無忝于司徒宗伯敷
教擾民以端治化小大由之有所視倣今名爲禮但
言其道未顯其官請復名爲宗伯宗者師也伯者長
也禮出于身爲天下師爲百度長上下從之如徒之
不敢違師如少之不敢先長名爲宗伯所以重其責
也禮行于宮君毋驕后毋陵嬪寵毋踰適立毋易庶
愛母于禮行于朝君毋過尊臣毋過卑凡爾百職有
功不伐有能不矜居上不驕居下不援禮行于四海

父子不相離夫婦不相陵兄弟不相爭強不暴弱富
不耀貧有難之者謂三代世遠末俗多僞言禮于今
必不可行是不達情之論也民何愛惡羣尚則愛羣
棄則惡物何貴賤羣尚則貴羣棄則賤禮不離文徒
文則晦禮不離器徒器則虛以文以器民之觀之同
于優偶禮云乎哉以文見實以器達意敬敷五教必
先正君君身先之大臣率之小臣順之庶民觀而化
之風被心悅雖驅之使勿從亦且不得何患乎難行
如是則興仁興讓無爭無黨三代之治可復斯無忝
潛書

下篇上

聖

于宗伯司馬主兵期于弭兵兵者毒民之器今名爲
兵是示天下以尙兵非吉祥之名也請復名爲司馬
國之大事在兵兵之大用在馬隱其名必修其實制
勝有具矣數軍實核籍伍教行陳嚴約束乃戎事之
常而其大者亦如冢卿在能用人圖危在安定亂在
暇必素知其人之智勇蓄以待用其貳其屬必皆知
兵之人以及朝臣牧屬有堪爲將者又皆博訪而知
之一旦寇發如抽矢于房惟我所使不患無將已知
兵然後知知兵之人用是卿者必求知兵之才試于

疆場徧歷山川通古謀略達今情事乃可以授斯任
如是則卿使將將使徧裨徧裨使千百長如臂運手
手操弓矢發矢矢破的捍邊制蠻雖遠在萬里如提
挈于左右手甲兵不用威德遠服戰勝于朝廷者上
也賞罰嚴明先期決勝計日獻捷者次也將士和睦
保守封疆寇至能禦者又其次也三長有一斯無忝
于司馬司寇詰姦懲禁暴亂表裏宗伯以成政教不
壹于刑刑者殘民之物今名爲刑是示天下以尙刑
非仁慈之號也請復名爲司寇民不知禮見利則爭
爭成奪奪成寇以至于大亂名爲司寇者欲其功至
于內甯外靖無爲寇者不啻明刑無失而已夫功期
于無寇事則先于明刑刑罰不中當死不死不當死
乃死當流不流不當流乃流其在有位功罪不分其
在庶民手足無措賢人害小人利善人禍惡人福必
且胥淪以底亂亡夫刑自貴始自寵始自近始刑乃
威威則民畏刑于命獄于鬻獄于奸獄刑乃清清則
民服今之議獄者盜殺爲重財產爲輕烏知財產爲
四海之大命有司輕之恒不爲理理不得宜亦不卒

事逮役所至盡其雞豚亡者不復反多所亡漸至家
室空虛農民失業其害大于盜殺必申戒有司懲其
所知儆所不知孰敢不盡心于獄如是則臣安其職
不虞得罪民安其家不罹禍殃寇賊奸宄無覺以作
斯無忝于司寇司空所掌則如今制以從周禮之考
工但不可名爲工名爲工是上卿下奄于賤工矣奚
可乎請復名爲司空宮室美則山林空衣服麗則機
絲空飲食侈則牢疇空名爲空者欲其不空也猶治
亂之臣曰亂臣也時平則淫物豐則奢畢命曰世祿
潛書

下篇上

聖

之家鮮克由禮儆化奢麗萬世同流奢麗之風實由
上作居斯位者其朝夕陳戒于君告以太康好峻宇
而夏亡紂作奇技而殷亡幽王殫杼柚之力而周亡
傳有明鑒不可不懼榱桷不發于荆蜀丹青不進于
辰沅翡翠不進于交廣珠璣不進于雷池織繡不造
于東吳三代尊卣不御汝定陶器不御苑囿不廣禽
獸不蓄桂柏不植橘荔不嘗無征伐轉輸之勞以造
舟車增甲楯于是民不費財農安耕作養老育幼不
廢其業斯無忝于司空六卿之貳皆卿才也亞長一

命其位已尊皆天子大臣也今名爲侍郎郎微官也其辱已甚請從其長之名而爲少冢宰之貳曰少宰司徒之貳曰少司徒各置左右其次四卿皆然六卿有退者卽以代之其任如長嘉績並著斯無忝于卿貳京師天子之都今奪爲府京尹重任今爲閒職請從漢制名爲京兆尹貴戚有訟決于是六軍犯法正是王侯公主后族奄奴嬖幸不得肆行豪俠不得惑衆奸宄不得潛藏京師肅清郊圻無虞斯無忝于京兆尹卿尹如是餘官可定也內有六卿外有羣牧

潛書

下篇上

器

古之制也今又以巡撫臨之非由內使虛有巡名多官盛衛以都御史之威恐喝官民府縣之吏入見嚴于朝參跪拜卑于奴隸卿屬無此禮乃行于外以辱君子挫志士是教天下以無恥何以風有位出入饒吹行道霆震上下隔絕稟令發命三累而上三累而下而後及民天子一人六卿在內不周萬里故設斯任乃充絕如是亦何與于蚩蚩農民瑣瑣婦子都御史旣革其并革之昔未有巡撫三司分治賦兵刑而無所統固非良法請亦革之而復立州牧賦兵刑以

其貳屬分理而統于牧牧者養也當下其尊而與民親以時行視少從省騎裹糧束芻步田墜入廬舍訊父兄撫婦子如召伯巡行遇有訟者就決于樹下周知民艱從欲去惡目見遂行軍伍脩整武備嚴密內外有寇隨發攘除百姓不驚其于守令重之如保母親之如弟姪以事時見降階以迎登堂以揖燕好以密而禁其跪拜春秋會盟之禮五等之爵雖有上下同列同坐同敵同盟其相稱皆曰君曰寡人大國大夫亦得會伯子男豈若今之外吏尊卑懸絕哉故州

潛書

下篇上

聖

牧于守令當敬之以禮賢親之以共勵及考績之年功罪明列不敢隱蔽牧考則諸績聽于六卿于是各盡其職境內無虞斯無忝于州牧古人有言曰非知之艱行之爲艱府縣之官以知爲名非義也請如漢制爲郡守爲縣令守者保也令者善也保土善民也

善任

六卿旣得人任之又有其道有道則能盡其才以告成功失道則雖篤于用賢終于才絀而政廢天下治亂社稷安危皆由于此其道有四一曰專天子有六

卿猶身之有耳目手足耳惟聰目惟明手惟執足惟履不相爲用各專其職唐虞之臣惟禹爲無善不備故終陟元后若棄爲后稷契作司徒臯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彝作秩宗夔典樂龍作納言專典一職終身不易使八臣互易其位豈不可以爲理終不若取其尤長各用其極是以唐虞之治巍巍如天非後世所能及當法此以任官既有成績終身不遷老而避位必舉賢以自代歷年旣久守官旣專其慮益熟其學益精其事易成二曰虛天子有六卿如匠之有

潛書

下篇上

巽

繩墨斧斤引之旣直斲之無爽宮室乃成雖垂班之巧亦不能廢人君長于宮中天下之事不能周知而且居高易驕處富易侈敗度敗禮嘗不自覺尚賴諸元老格其非心講道論德以補闕裁過毋作聰明以自用毋作好惡以遵法毋拒忠言以聞過則受益爲多三曰親天子有六卿當如魚之得深淵鳥之得深林以游以處不欲久間古者謂異姓之臣曰舅舅勢亢分疏亢欲其下疏欲其親故下之若舅親之若甥咨訪時見敷奏時見暇豫時見燕飲時見嬖妾媚寺

辭臣諧優皆屏而遠之以專于有道如江河之浸膏
澤之潤久則與化四曰敬六卿有過如月之食何損
于月如山隕石何損于山大明不同于炬火崇岡不
等于土垣豈爲小災所傷當視此以禮上卿上卿非
大過不退不錄其小失不加以小罰凡罰月奪其祿
歲奪其祿累降其階此罰但可行于卿貳羣牧以下
而絕于六卿待以師賓之禮不敢煩責是謂能敬若
常班定分不可以言敬如是任之專受之虛待之親
禮之敬君臣同心上下一德無嫌疑無猜忌不聞于
潛書

下篇上

望

譏慝之口君無不測之恩威臣無不虞之禍福中道
不變始終不易樂哉斯時君卿和于上小臣和于下
庶民和于野休風所被天下大治吾聞君子之道無
德不酬無施不報爲人臣者終其身以死守官佐君
爲聖以致太平朝廷百姓並受其福而榮不加于本
職澤不及其子孫仁人深所不忍是故勞久者報之
以富貴功大者報之以封爵夫尊爲上卿祭祀燕飲
其禮必備親族賓朋仰望必多故九命食祿九千石
而殺以下三公至貴難得其人故爲兼官若內貳外

撫皆得以兼武臣總兵亦蒙師保之名其褻已甚故
惟六卿得兼公孤而絕于下老而請歸則營其宅仍
其祿官其適子食其庶子時賚其後孫古者列爵惟
五所以崇德報功後世以征戰奪天下勦叛亂專尚
武勇欲人致死于是乃創爲制非軍功不侯此衰世
之制豈可爲法凡六卿能進賢富民靖亂變俗是有
大勳勞于天下宜因其功之大小封爲侯伯或止于
身或一二世或數世或世世不絕斯報功之典無缺
如是則忠上惠下各盡其禮君臣之道乃全

潛書

下篇上

哭

省官

官多則祿不得不薄祿薄則侵上而虐下爲盜臣爲
民賊故養民之道必以省官爲先務焉今夫富人之
家百羊爲羣以一人牧之足矣主人慮其不周也旣
立之牧又爲之監司芻有人司菽有人欲厚其廩食
而羊息不足以供之薄其廩食則必竊芻與菽而羊
且瘦而多耗矣多官害民亦猶是也內有六卿有京
尹各有貳有屬其諸太史國學曆象圉牧儀衛饗膳
之類無多人也京營之卒十萬人司馬卽爲元帥不

別置武帥但有偏裨有事則少司馬帥以征伐則內
戎職亦不多人外有州牧有郡守有縣令亦各有貳
有屬其驛倉諸司無多人也鎮屯之卒卽以州牧爲
元帥不別置武帥但有偏裨有小寇則使一將討之
有大征伐其方甯則牧親行其方不盜則使其貳率
將士以從于少司馬則外戎職亦不多人內外執政
任事之臣大略不過如此今之所謂重臣我以爲閒
職者有六官焉皆可革也六官維何宰相也太子之
官也翰林也都御史也諫官也總兵之官也冢宰統

潛書

下篇上

兗

百官均四海伊尹傳說周公皆爲是官不聞商周之
世更別有相加于三公之上者宰相不可革乎吾聞
一師教衆子不聞衆師教一子孺子入學六卿六貳
皆可爲師乃別爲之立三公立三孤立詹事多其官
屬雜沓盈庭此何爲者太子之官不可革乎六卿六
貳皆老成明達其學可以進講其文可以掌詔令其
多聞可以總史官修國史翰林不可革乎六卿之尊
秉天下大政百官受成除慝糾繆豈有不足更何所
藉於都御史都御史不可革乎六卿六貳進講陳戒

師箴矇誦百工諫士議于學庶人謗于道皆諫官也
天子特不納諫爾苟能納諫何患直言之不聞諫官
不可革乎兵者自然之理人情之常審勢好謀可以
決勝何必猛如虎貪如狼者乃可爲大將陽明子禽
宸濠皆以知府爲將而成大功前事之驗也先登陷
陣致師挑戰勇力之士軍中所寶但可使之爲偏裨
不可使總三軍爲大將是故內戎屬之司馬外戎屬
之州牧可以靖亂可以禦寇盡除強鎮又無擁兵逆
命之憂總兵之官不可革乎革此六官并其屬所省

潛書

下篇上

五

多矣官旣多省當從周九命之數其官名去鄙冗不
典者取周漢之官以更之官之有品也自曹魏始也
品之有從也自元魏始也衰世之制也九命足以定
尊卑矣而周之恒命猶缺八九不病其簡也夫更命
爲品猶未有害乃品分正從重之而爲十八繁累不
經適以滋多官之弊其害爲甚不法先王而襲衰世
之制奈何至于今無正之者予賤士也不登朝堂不
見國典不能詳言竊謂可省之官大略如是官旣省
然後祿可制也

自天子至于縣丞史皆食于農是以古者班祿亦起于農夫食人之數井田既廢田不可分至于漢以穀班祿而以石差降及于唐未之有改其在于今曷爲不可請用漢制而損益其數三公九命一品祿九千石三孤八命二品爲八千石六卿七命三品爲七千石六卿之貳六命四品祿降其卿二爲五千石京尹之品如卿貳祿降其二爲三千石六卿極尊爲三品者周制侯七命雖大勳勞如太公周公爵不過侯比于今之三品以兼三公故稱公公孤官不備爲兼官唯六卿得兼餘不得兼六卿兼三公者如其命爲一品祿九千石兼三孤者如其命爲二品祿八千石卿之屬及諸卿寺國學史官司厯之類則自二千石以五降至千石其次末之屬則自八百石以二降而至百石州牧六命四品比京五品爲三千石郡守五命五品比京六品爲二千石縣令四命七品比京八品益其祿爲千五百石牧守之貳則自千五百石以五降至千石牧守之屬縣之丞尉及他末職則自八百

石以二降而至百石卿貳京尹京令牧守令之祿皆以實其餘命雖多品雖崇無重任無民責當如漢法二千石有中真比之分自二千以下爲上中下之等上二千石則二千石中二千石則千二百石下二千石則千石八百石以下亦以是差之百石以實功臣之子孫繼世者公比卿爲七千石侯比卿貳爲五千石伯比京尹爲三千石皆以實武臣內屬司馬外屬州牧酌以前代之制定爲衛尉都尉千夫長百夫長之號其祿則自二千石以下如卿牧守令之屬以三

潛書

下篇上

五

等次降之百石以實其有征戍之勞則益其祿贍其家有功則厚其賞賚有大功則封爲侯伯不爲限制京師石粟雖賤不下千五百中原之麥衡湘之米非凶歲石不過三百若準以石數則千石不過三百有名而無實遠方之吏不得賴祿以爲家矣計其值雖不能如京粟之值當石以千準四方歲報粟之貴賤而各增益其石若山巖之邑不毛之地則多給以錢或純以錢六卿得受九命之榮食上公之祿者重大臣也卿貳京尹京令祿以實者重其任也牧守令祿

以實者重民命也縣令加五百石者保赤子也其他秩從尊而祿從降者所以別勞逸也百石不降者恤小吏也繼世而祿降于爵者不任事也武臣有功勞不限賞者重戎事也遠方之祿不計石而核其值者不虛惠也粟少以錢者通其變也如是則尊卑有別輕重得宜而祿可均也官省則吏役亦省祿厚則廩食亦厚可從而定已凡人之性上者有義無利其次見利思義其下見利忘義上下少而次者多厚其祿所以興義也上者不德而忠其次德而後忠其下雖德不忠上下少而次者多厚其祿所以勸忠也興義勸忠所以厚民生也有患此者謂國用不足百官之祿驟增十五倍將焉取給是殆不然君臣驕奢民生殫亡太倉之粟非其粟府庫之財非其財而奚啻于百官之祿君臣恭儉民生富庶太倉之粟不可勝食泉府之錢不可勝用而何有于百官之祿

達政

有明君則有賢輔有賢輔不患有司之不良有司良不患政事之不達反是則政雖善不達凡政之大者

在黜陟何以爲黜何以爲陟責飽者必炊飯責暖者必縫衣責治者必養民養民之善政十有八焉勤農豐穀土田不荒蕪爲上善政一桑肥棉茂蔴苧勃鬱爲上善政一山林多材池沼多魚園多果蔬欄多羊豕爲上善政一廩蓄不私斂發濟不失時水旱蝗蝻不爲災爲上善政一犯其父母必誅兄弟相殘必誅爲上善政一闡幽發潛彰孝舉節爲上善政一獨騎省從時行鄉里入其茅屋撫其婦子民不以爲官無隱不知爲中善政一強不陵弱富能周貧爲中善政

潛書

下篇上

五

一除強暴奸僞不爲民害爲中善政一居貨不欺商賈如歸爲中善政一省刑輕杖民自畏服爲中善政一察奸發隱四境無盜爲中善政一學校殿廡常新春秋享祀必敬爲下善政一城隍道路橋梁廬舍修治爲下善政一納賦有方致期不煩爲下善政一選勇力智謀具戈甲干楯教之騎射以衛四境爲下善政一天災流行疫癘時作使醫療治爲下善政一蔬食布衣燕賓必儉爲下善政一上善政六中善政六下善政六凡十八善政以課縣令重其權厚其祿其

牧守但行考績不得專制待以賓禮不行跪拜凡有興革唯其所爲三年考績無功有過者黜無過無功者以其品秩致仕三考有上善政者受上賞有中善政者受中賞有下善政者受下賞其升遷以是爲差十八善政皆備九年之間民昔貧而今富昔好犯而今知禮治化大行斯爲上功唯不受國封爲侯伯厚其廩祿冕服輿馬比千古之諸侯公卿缺則舉用之或老而歸田予以爵祿終其身錄其子孫以崇報功如是則有位知勸咸自競勉何治功之不成

潛書

下篇上

五

更幣

古者言富唯在五穀至于市易則有龜貝金錢刀布之幣其後以金三品亦重在錢後乃專以錢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但爲器用不爲幣自明以來乃專以銀至于今銀日益少不充世用有千金之產者嘗旬月不見銖兩穀賤不得飯肉賤不得食布帛賤不得衣鬻穀肉布帛者亦卒不得衣食銀少故也當今之世無人不窮非窮于財窮于銀也于是楓橋之市粟麥壅積南濠之市百貨不行良賈失業不得旋歸萬

金之家不五七年而爲窶人者予旣數見之矣夫財之害在聚銀者易聚之物也範爲圖定旋絲白燦人所貪愛囊之瘞之爲物甚約一庫之藏以錢則百庫雖盡四海而不見溢也大吏則箕翁斗斛歲運月轉輕于隼逝一贏所負以錢則百贏雖累百萬而人不覺也蓋銀之易聚如水歸壑哀今之人尚可恃此以爲命乎聖人復起必有變道矣天運物運皆有循環興必廢廢或復錢廢于前代豈不可復于今世救今之民當廢銀而用錢以穀爲本以錢輔之所以通其

錢使可以置田宅遺子孫所以別于商賈也夫賦以錢配祿以錢配餉以錢配自朝廷至于閭閻自段帛至于布絮出納無非錢者不出三年自銀與銅錫等矣昔者一庫之藏今則百庫天府雖廣其勢不可多藏也昔者一贏之負今則百贏家室雖富其勢不可多藏也有出納皆錢之便無聚而不散之憂錢不流于海內其安之乎客有發難者一難曰錢重難行民商必病我應之曰漕粟數百萬舟挽而注太倉皮絮之枵銅鐵之墜羸馱而越山谷而病錢之難行乎二

潛書

下篇上

五

難曰銅不可採又不易市鑪冶多廢我應之曰貨至無多寡須多則多至須少則少至昔之計錢以萬數以巨萬數以億數以億萬萬數金之生也無古今異豈生于古而死于今三難曰民欲難拂俗尚難移民之愛銀也殺身不顧矣其能廢之乎我應之曰米粟之征兼錢布縷之征兼錢力役之征兼錢關鹽之征以錢市貨之征以錢天下之錢多納于公宮中之用以錢朝廷之用以錢百官之祿兼錢兵衛之饋兼錢芻豆之市以錢府庫之錢盡布於天下歲納歲出如

發原放海不少止息民惟恐錢之少雖驅之使用銀
不可得已

匪更

句漚問曰卿牧善任省官制祿達政更幣六篇之言

畝既聞之矣然諸名物多寡之數行之久矣至於今
而欲盡更之恐有所不可唐子曰吾何欲變哉順情
合義而仍之者也於其所當正而正之則職盡於其
所當省而省之則官清厚其祿則臣勸專其養則民
安通其窮則財用足如是則上下同欲民心大悅自

潛書

下篇上

五

然之理豈變之爲乎君子行法爲從爲更何常之有
行之而民悅則行之從其所欲也行之而民不悅則
不行更其所不欲也且衰世習行之政有必不可仍
者古人有言曰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周之
衰也不易禮而滅蓋禮之既壞如美木積久而有蠹
朽不可以爲宮室是以聖人之興也隨時制法因情
制禮豈有不宜者詩云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
物無敝而不改者緇衣始製亦嘗美矣及其敝也衿
傾祛錯四垂紕離非復緇衣矣猶復服之以爲不改

其舊可乎及其改爲之其衿其袪已非故繒自經七
入出於新染觀其色攬其度宛然故繒之初加於體
也以爲改其舊可乎季世所行之政昔嘗以致治矣
及其旣久國家無事君臣宴安喪志成鄙未能遠謀
官守不明惠澤不行名存而實亡文飾益美不顧百
姓之便利於斯之時猶爲謹守舊章不敢踰越是服
敝緇衣也有有爲之君臣奮興在位去因仍之舊法
殫制作之精思慎慮時宜講論典禮審量法度歸於
百姓之便利以發四海之塵蒙於斯之時官墮其職
潛書

下篇上

五

守民之苦於做法久矣一朝棄其舊而新是圖宜民
宜俗安之如固有之是服新緇衣也然則陳晦繆裂
已屬委棄取而服之是謂變常燦燦在身不易其制
委蛇合度是謂從舊新舊之故從變之宜唯精義者
爲能通天下之故類民物之情人君不明執政不敏
司牧不勤謹守舊制惡政令之不行飛牒文示徧於
天下制爲斬流之刑以懼之卒之民玩坐廢斬流亦
不行朝廷亦不復問謂之無官無政可也詩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其子言之謂矣

用賢

書曰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乂此五者人之恒德生而各具謂非然者其必天無水火木金土人無言視聽思恭五者唯聖人乃全其次或兼四三德其次或兼三二德其下亦具一德必有聖者何患國論之無定亦有哲謀肅乂之一長者何患才猷之無濟吾不謂凡民皆然愚夫愚婦具五者之體而愚不及士具五者之體而才或不達學或不充

潛書

下篇上

卒

四海之大凡百多士必有能學達才者用之將不勝用然盛世常見多才衰世常患無才其故維何易之泰曰小往大來是時肅乂哲謀聖在位狂僭豫急蒙在野故見爲多才否曰大往小來是時狂僭豫急蒙在位肅乂哲謀聖在野故常患無才夫泰否非天爲之實人爲之大小往來非時之泰否爲之實君之明昏爲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師至郊無一人能禦者遂一戰破紂之國此億萬臣中有陳洪範之箕子若紂能早用之則彝倫敘于有商肅乂哲謀聖並

爲之用武王之聖亦終爲商之良臣而有商豈至于滅亡幽王無道尹氏皇父亂政小人盈朝犬戎至郊無一人能禦者遂弑幽王于驪山之下當其時有賦小旻之賢大夫若幽王能早用之則彝倫敘于西周肅乂哲謀聖並爲之用犬戎雖強虢亦終爲周之外臣而西周豈至于滅亡紂有此賢父師幽王有此賢大夫二賢近在左右人皆不知其處于下位淪于巖野者又孰從而知之然則紂幽之世其才奚不若湯文之世使以好色之心好德以寵佞之心寵賢則伊傅周召比肩于朝博而求之如燧火源泉不可勝用有難之者謂知人之明自古爲難友不知友父不知子兄不知弟亦且不能自知君雖哲臣雖明恐亦有所難知吾謂友不知友者無所試其友父不知子者無所試其子兄不知弟者無所試其弟不自知者無所自試蓋今學校實亡無以教士無以取士唯馮于旣試今以非文之文教士取士賢愚雜進孰能爲辨譬如不耘之田穀稗並生納稼于場穀稗並積北碾南捶穀稗並下簸籬旣施稊稗乃去嘉穀乃得士竊

三試而進如在碾捶之前迨授官考績猶簸籩旣施稗士乃去穀士乃得蓋才可僞功不可僞臨民聽政長短賢不肖立見才雖混于始進而不能掩于旣試又廣之以內外大臣所薦並用而試之豈不可以得人而何患人之難知又有難之者謂天子一人庶官有萬雖至明有所不及雖至察有所不周于是以私以賄上下相援以虐爲能以貪爲良其于賢者惡其異己以小過受降革之罪京朝之官陷人奪位援黨助己傾害之術巧于儀秦結近侍通宮掖以惑天子

潛書

下篇上

空

之耳目能使黑白變行功罪異狀將何以救之吾謂水流溼火就燥不聞臯陶用驩兜之徒驩兜用臯陶之徒唯元凶秉政本霸天下故羣奸附勢引朋以朝廷爲巢窟若天子用冢宰得人冢宰總五卿得人以其攝羣牧皆得其人如網在綱無一綸之不就理則百職無所容其奸雖有奸者亦化爲良而何患賢者不用不肖者不去是故君何以昏自用則昏君何以明用人則明恭己虛衷不敢自是師冢宰而友五卿舉社稷以從是謂以衆明爲一明以衆聰爲一聰不

勞而天下大治

六善

句滙問爲政之道唐子曰六善備可以爲政矣何謂六善曰違己從人慎始循中期成明辨是謂六善堯舜聖人之雋也猶不敢自用而況聖不及堯舜者乎況賢遠于堯舜者乎況不賢不見堯舜之履迹者乎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逆己非逆遜己非遜勿己之是惟道之歸是謂違己天下有天下之智一州有一州之智一郡一

潛書

下篇上

空

邑有一郡一邑之智所言皆可用也我有好不卽人之所好我有惡不卽人之所惡衆欲不可拂也以天下之言謀事何事不宜以天下之欲行事何事不達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人無賢愚皆我師也是謂從人凡事見以爲可而其中有不可者焉見以爲不可而其中有可者焉惟一再思之更覆思之不必上智其端必見其識必及若不思而遂行之其爲悔也後矣不思而遂不行其爲惜也多矣發政如發矢矢發不可復反政發不可復收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

于度則釋鵠之度在目中不省則不見也是謂慎始始非不慎也迨其後有欲速而不達者有厭倦而若忘者遂有中道而廢者矣中道而廢則民多玩後雖有作不可爲矣詩曰不競不綵不剛不柔敷政優優又曰不震不動不懟不竦言不欲速也毋厭倦也如農夫之耕耘四時不失序焉日月見其長焉是謂循中始旣已慎矣中旣已循矣而有不保其終者小器易盈志滿則驕也宣王中興之君也及其德衰而小雅之刺者三章桓公五霸之盛也及其氣矜而葵丘之叛者九國不啻此也書曰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武王聖人也召公猶慮其服九彝八蠻或啓侈心而進一簣之戒而況德本中人智効一官者乎是故政必期于有成也無樞易拔無軸易脫不可謂違已左言則左右言則右不可謂從人卿士盈廷發難不已不可謂慎始勝牒申命日遵歲結不可謂循中考績多良治功不見不可謂有成若是者辨之不明故也集人成已始終一貫物不能蔽人不能欺功之成不于成成立志發令已立其成明辨于此而後六善備焉

六善備可以爲政矣

恤孤

蘇州有育嬰之堂以收棄子凡窮民之不得有其子者則送之堂中願育者懷之而去衣祿醫藥無不備焉月給乳婦之食三百錢乳婦之記籍者三百餘人歲費千餘金皆士大夫助之此一鄉之善事也唐子貧歲豐而家人恆饑妻寄食於女家僕原有一男一女以其婦傭乳於外鬻其男於遠方女生一月送之育嬰堂唐子不忍常使視之其所養之家子死願以爲己子故育之專而無疾也諸乳婦多不良第貪三百錢得堂中之衣祿皆用於己子所養之子置之不顧故多病死其籍記中病者十二三死者十一二矣堂中雖有察嬰之規使從事者視之不過月一至焉豈能相與寢處故病死者多也自有此堂以來所活者多矣然念所不得全者恆爲戚戚焉一郡之中雖有此善事不過小補而況天下之大生民之多饑無食寒無衣父母不得養兄弟妻子離散嬰兒之委於草莽者不知其數矣當是之時天地不能容其生鬼

神不能救其死心爲之痛而手不能援吾其如彼何哉雖有仁人盡出府庫之財盡發太倉之粟以大資四海亦猶之乎育嬰堂也吾嘗觀於田矣天久不雨諸苗將槁吳中之人農衆而力勤車汲之聲達於四境然灌東畝而西畝涸灌南畝而北畝涸人力雖多無如之何迨夫陽極陰起蒸爲雲霧不崇朝而徧於天下沛然下雨濛濛不休旦起視之苗皆興矣溝塍蔓生之草皆苗甲青青矣人力之勤不如普天之澤也以人譬苗以雨譬政若使四海之民家給人足衣食飽暖父母之心人皆有之男子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男有室以養其父母女有家以遺其父母惟恐生男生女之不多也亦奚待於育嬰堂哉百爾君子何不以文王治岐之政陳於今天子之前乎

善遊

陟高山而遠望游長川而安流望之蒼然臨之漪如斯亦天下之美觀人情之所樂君子所不廢者也是以黃帝遊於釜山堯遊於康衢舜遊於四嶽禹遊於

會稽文王樂於靈臺武王浮於河流成王偕鮪於南
原周公舉觴於洛水仲尼登太山遊於舞雩曾點浴
於沂水由是觀之古之帝王聖哲未聞以遊爲敗德
而絕其履跡也人見太康遊而有窮拒河穆王遊而
淮徐作亂遂爲敗德之事莫過於遊夫二君荒淫昏
髦先自敗德矣百姓積怨國事不脩雖不好遊亦有
內起之變外發之寇豈待遊而後致亂哉昧於事君
之道者於其出遊不能因其勢而利道之卽其事而
獎掖之徒立直諫之名懲荒遊之禍珣於殿上沮於
道中引裾裂衣當車斷鞅忠則忠矣我以爲多事矣
君子不拂人情不逆衆志是以所謀易就以有成功
捷鋼閉幽者憂之象也啓闢渙散者樂之情也鳥守
故巢亦翔於叢林魚潛在淵亦洄於蕩澤魚鳥有情
何況於人人無貴賤孰能閉戶操作暮春清秋不一
觀山川景物乎上古旣遠淳風不作諛風日興天子
之勢自尊羣臣之情日隔一人無忌有沼四海而囿
八方之氣當是之時剛直之臣不能匡君恥於屈伏
乃不避杖夾斬磔之刑以與天子爭勝必欲伏至尊

而使出我下郊社之外制之不使輕出苑囿之中制之不使輕入天子則不得已而從之又有道學師傅正色拱立其側使天子嚴憚非時之枝不敢妄折非名之菜不敢妄食亦不得已而從之久之不便於私鬱鬱不樂乃漸畏正人而疎之矣於是陰行樂於深宮諸奴間入施其排斥天子引以爲助始焉屈於名義今也得遂其欲如久鬱之陽忽焉橫泄如久壅之川忽焉潰決誅戮直臣放流賢士乾坤晦塞君臣昏迷雖有善道者亦無所施其術矣人亦孰不欲遂其情天子雖尊亦人也善事君者敬之如天而處之無異於人同其情而平其施何必望其尊威矯爲亢直而犯之以其所不能受古來死諫之臣吾敬之難之而不深與之蓋以是故也好遊者人之恆情也古有省耕之事焉親民之事焉巡嶽之事焉禮也於省耕樂原野之曠於親民樂田舍之逸於巡行樂山川之色禮也而寓遊之樂焉於斯時也履畝入舍撫其婦子視其寢處觀其稼之厚薄察其藏之多寡問其食之足不足吏之清濁獄之枉直橫征之有無皆可問

之民卽畏官不敢以告覩其形察其情知其苦樂加之以素所咨訪吏之賢不肖其安所遁哉卽以是行誅賞雖偶行於一方不周於五嶽四海之民聞而大悅惟恐天子之不好遊也然則一舉而政修治興民心悅服山川之色更益美觀流覽之懷更爲悅豫豈非天下之至樂哉以此道君不必諫止也好色者人之恆情也閨房之內和樂而制之以禮謹慎而御之有節其諸妃嬪寵之而無奇巧之飾寵之而無並后之嫌寵之而不啓煽政之漸斯門內之善經也好色

潛書

下篇上

充

其何傷好財者人之恆情也苟非聚斂之君取之必有制取之有制用之必有節無功之賞不易一錢無益之費不易一金惟其愛財故不傷財此富國之善機也好財其何傷好古器者人之恆情也夏后氏之珮戈殷人之玉鉞周人之石鼓皆寶也歷數千載珮戈在而夏安在玉鉞在而殷安在石鼓在而周安在有守器之感斯有守國之慮矣此修德之一助也好古器其何傷好宮室者人之恆情也棟宇太廣則不適丹牖太麗則不雅臺榭太高則不安苑囿太曠則

不周不惟其廣惟其適不惟其麗惟其雅不惟其高
惟其安不惟其曠惟其周以天子之居有儒生精舍
之風如是好宮室好之乃見明德矣

主進

爲政亦多務矣唯用賢爲國之大事治亂必於斯興
亡必於斯他更無所於由也一於斯而已矣然賢者
難知也天子欲用賢何以知其賢而用之也必也大
臣薦於天子內外羣有司薦於大臣也賢者難知也
有司欲進賢焉何以知其賢而進之也必也訪之於

潛書

下篇上

字

鄉人訪之於鄉士大夫也天子求賢於大臣未可也
大臣求賢於有司未可也有司求賢於其鄉未可也
夫是皆進賢之人也有司不求於其鄉將焉求大臣
不求於有司將焉求天子不求於大臣將焉求豈舍
是而別有進賢之路哉然則以爲未可者是何說也
是皆可以進賢而不必其無私卽有無私者不必其
能知人故以爲皆未可也且古之人多直今之人多
詐古者聽其言爲君子之言觀其行爲君子之行其
人誠君子矣今也聽其言爲君子之言觀其行爲君

子之行而其人則小人也世尙道學則爲儒者世尙
文辭則爲名士世尙氣節則爲直士世尙功業則爲
才子惟其所爲言貌皆眞營營往來籍籍聚會以圖
進取孰能辨之以利達之徒入於多私者之門則以
合進以矯飾之徒入於不知人者之門則以罔進於
是有舉皆其階有位皆其窟矣且彼進賢之人其先
進也皆以是物也豈烏媒而致鳳哉是故求賢之道
勿問孰爲賢孰爲不肖當先觀進賢之人蓋賢不肖
各有其類吾嘗見夫烏矣彼烏也集於喬木之上其

潛書

下篇上

主

羣飛而從之者皆烏也無異烏也又嘗見夫魚矣彼
鰕也游於淺水之間其羣游而從之者皆鰕也無異
魚也惟人亦然從伯彝遊者必伯彝之所與也無盜
跖之徒也從盜跖遊者必盜跖之所與也無伯彝之
徒也若使盜跖主進而望其所進之人有若伯彝者
豈可得哉是故明君察於羣臣之中得其大賢處以
上卿之位惟其言之是聽而不惑於讒慝之口則列
於朝廷者皆其類矣列於朝廷者皆其類則列於邦
國之職者亦皆其類各以類進則賢才不可勝用矣

然諸卿雖賢若並責之以進賢則又不可吾欲糴乎
必使善糴者轉販於衡湘之間左右雖多良賈別有
任使不使之糴也吾欲買馬乎必使善相馬者求於
秦隴之間左右雖多良工別有任使不使之買馬也
何也舍其所短用其所長也古之大臣於政事無所
不達於社稷之長計無所不周而獨於知人或有所
不及此亦賢者之常也放齊薦胤子兪薦鯀唐虞之
臣且有不知人若是者況其下乎帝之試鯀者當時
淇水方急未知有禹惟鯀才有可用姑且使之非信

潛書

下篇上

三

兪之舉鯀爲知人也人各有其類才各有所長惟賢
者乃能進賢得賢者爲進賢之人使各舉所知所以
引其類也惟知賢者乃能用賢得知賢者爲用賢之
人使擇決衆之所舉所以用其長也具斯二者用賢
之道無遺矣豈惟臣有其類也君亦有類焉豈惟臣
各有長也君亦必善用其長焉惟賢君然後能用賢
臣惟君能知人然後能用知人之臣書曰在受德賢
惟羞刑暴德之人同於厥邦惟庶習逸德之人同於
厥政言紂德之不克類進者皆其類也書曰文王武

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乃克立茲常事司
牧人以克俊有德言文武知人故能用賢以及天下
之賢也由是觀之惟君先正其身以爲天下表卿士
百職罔非正人天下不得其徑而緣之又於諸大臣
之中得知人者委以推賢進能之任非天下之良士
孰得而幸至哉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向之所懷
而不可得者今皆寘之周行講論道德興造功業無
不如意誠如秦誓所思惟在一臣則能用眾才其利
無窮不其然乎

潛書

下篇上

七

梏政

天下難治人皆以爲民難治也不知難治者非民也
官也凡茲庶民苟非亂人亦唯求其所樂避其所苦
曷嘗好犯上法以與上爲難哉論政者不察所由以
爲法令之不利於行者皆梏於民之不良釋官而罪
民此所以難與言治也以詔令之尊威上馳於天下
復於上不待旬月而徧於海內矣人見其徧於海內
吾見其未嘗出於門庭也蓋徧於海內者其文也未
嘗出於門庭者其實也雖有仁政百姓耳聞之而未

嘗身受之此非有司之故而竢哉谿谷阻車蒺藜
阻足今之有司皆谿谷蒺藜也若有司之盡乃心如
傭之事其主則善矣傭何善乎主人督之不使卽於
惰而亦不肯自惰慮不當於主人之意而逐我也計
一日之工必無負於一日之酒食計終歲之工必無
負於終歲之廩粟是以禾稼豐畜牧蕃而主人坐獲
其利焉是主人之法令行於傭而傭能不柅於其所
行何有司則不然邪豈爵位不足以爲榮邪祿雖至
薄豈祿外自然之利不足以厚其家邪何不若傭之

潛書

下篇上

七四

忠於其主也一官之所任我代者前此幾何人代我
者後此幾何人我在其間一旅客之信宿耳土地非
我之產府庫非我之藏民人非我之族黨於我何有
焉今之爲官者不必貪邪卽廉能無過者其存心莫
不如是不忍之心人孰無之乃但知仕宦不知道義
溺於父兄之爲習於流俗所尙因仍而不知其非由
來已久不可深責朝廷所寄以牧民之任者大官小
官自內至外皆如是之人上以文責下下以文蒙上
紛紛然移文積於公府文示交於路衢始焉羽逝旣

而景滅卒不知其紛紛者何爲也如是千萬職外塞九州內塞五門君臣上下隔絕不通雖有仁明之君欲行堯舜之政其何所藉以達於天下乎政不行於天下豈徒無益必有大害諺曰官屋漏官馬瘦推而廣之田園廬舍一官屋也父兄弟一官馬也心不在民雖田園荒蕪廬舍傾倒而不一顧也雖父兄凍餓子弟死亡而莫之恤也凡爲官者視爲故然雖無不肖攘民之事而視民若忘等於草茅夫攘民之害小忘民之害大攘民者不多人忘民者徧天下是舉天下之民委棄之也疾不救者日深至於四海困窮民無以爲生有天下者其危矣哉然則治民先治官乎三代旣遠仕不由學官焉而失其官也久矣將何以治之治之以賞罰乎賞罰者聖人善世之大權然而難言之矣聖人之賞使天下之不善者皆悅其賞而遷於善聖人之罰使天下之善者亦兢兢焉恐入於罰而益修於善此君子之所學以待用者也然非所望於後世之賞罰也世之降也官之爲善者不必賞爲不善者不必罰孰慕不可必之賞而畏不可必

之罰乎於是有所術焉能使賞不出於朝廷而出於我
悅於上官悅於大臣悅於近臣是其術也悅於上官
者一秩之賞至悅於大臣者超遷之賞至悅於近臣
者不次之賞至賞自我操罰焉能及由是言之賞罰
不可以治官也明矣然則官終不可治乎是蓋斯民
之不幸上天之不祐非人之所能爲也則亦莫可如
何也已矣輾轉思之不釋於心不得大成且求小補
不能普利且圖少濟設爲說之之言曰君之貴非君
賜乎必曰然君之用非出於民力乎必曰然吾願君

潛書

下篇上

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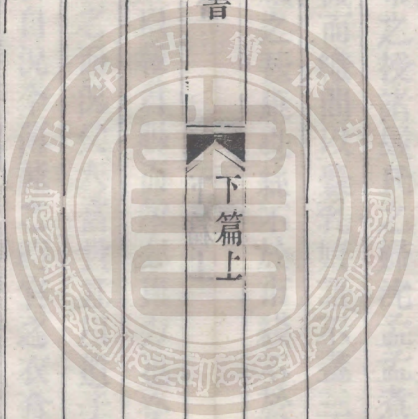
之有以報君賜而勿忘民力也今夫受人壺餐必有
以酬之而況受人富貴且以遺子孫乎食粟衣帛必
念所自況今薄祿之時官之衣食非取於農而實資
於農乎仁者居其位受其福所以兢兢業業不敢自
安者也損人以益己必不可爲者也損己以益人亦
不可爲者也有益於己無傷於人斯則可爲者也居
今世而不悅於人不但失官且以得罪誠不可以直
道而行曷若量己之力以其半交人以其半勤民事
察農桑築圩防計豐凶除奸慝則民亦少害矣夫忠

君愛民無失其本心保身遠害又不失於自利斯兩
得之道也內省有咎孰若無咎百姓詛之孰若百姓
祝之鄉黨非之孰若鄉黨稱之其請擇於斯焉

潛書

下篇上

七



潛書下篇上終
本心終身數書又不失於自味
潛書

潛書

夔州唐 甄鑄萬著 華亭甥王聞遠編

下篇下

惰貧

震澤之蠶半稼其織半耕沸鹵漬卵蠶壯絲美唐子以家室處於沈氏之廬制服安習綫綿爲經寒不及緯市之授諸嚴氏之婦沈孟孟煮橡實之冠以爲色登機而織間以爨乳嬉語不盡三日而成孟裁妻佐縫服之甚康也絲不於市綫不於市色不於市織不

潛書

下篇下

一

於市一婦之手歲可斷百疋嚴氏不耕夫並作則倍有事損十三一畝之桑獲絲八斤爲紬二十疋夫婦並作桑盡八畝獲絲六十四斤爲紬百六十疋嚴氏故有土一畝易桑損十五以食三口歲餘半資菜茹蔭桑瓜豆緣垣牧豕陰雷放雞鄰疆抑又爲利嚴氏不然桑不盡土不剪不壅機廢不理不蓄不蔬故其貧甚於無藝者察一鄉之人無大異者以斯觀之謂吳地盡利殆不然矣

教蠶

吳絲衣天下聚於雙林吳越閩番至於海島皆來市
焉五月載銀而至委積如瓦礫吳南諸鄉歲有百十
萬之益是以雖賦重困窮民未至於空虛室廬舟楫
之繁庶勝於他所此蠶之厚利也四月務蠶無男女
老幼萃力靡他無稅無荒以三旬之勞無農四時之
久而半其利此蠶之可貴也夫蠶桑之地北不逾涔
南不逾浙西不逾湖東不至海不過方千里外此則
所居爲鄰相隔一畔而無桑矣其無桑之方人以爲
不宜桑也今楚蜀河東及所不知之方亦多有之何
潛書

下篇下

二

萬里同之而一畔異宜乎桑如五穀無土不宜一畔
之間目覩其利而弗效焉甚矣民之情也三代以下
廢海內無窮之利使民不得厚其生乃患民貧生財
無術是猶家有寶藏而不知發而汲汲腊脆果蔬之
是鬻也蓋亦謀諸此與吾欲使桑徧海內有禾之土
必有桑焉然亦匪易也蓋安之久者難創習之慣者
難作約法而民不信施教而民不從則樹殖亦不可
就古者田有官是故棄爲稷官其後教民田者謂之
田畯田既有之桑亦宜然其在於今當責之守令於

務蠶之鄉擇人爲師教民飼繅之法而厚其廩給其
移桑有遠莫能致者則待數年之後漸近而分之二
守令則省騎時行履其地察其桑之盛衰入其室視
其蠶之美惡而終較其絲之多寡多者獎之寡者戒
之廢者懲之不出十年海內皆桑矣昔吾行於長子
略著於篇可以取法焉

省刑

萊陽盛九苞曰山東習用重刑杖以巨竹連根爲之
長八尺頭徑六寸厚五寸敦然方物也阜必長大強

潛書

下篇下

三

力者臨杖則裂犯者之袴覆足以杖一拊臀卻立尋
丈揚杖後扶地大呼躍進身材俱下乃一撻之不聞
撻聲但覺地動一阜一杖撻二十則易二十人撻三
十則易三十人恐其再撻則力減也昔余七之叛也
事旣平繫獄當死者甚衆巡撫趙祥星訊之有一人
枉者祥星輦戚而謂僚吏曰是可矜吾欲釋之諸君
以爲何如僚吏皆起而揖於前曰此至仁至明釋之
幸甚於是釋之故事免死者必撻而後釋之撻之二
十昇出死矣夾棍以鐵貫本置脛其間左右各五人

并力曳之良久乃合其末左右擊以巨棍至百數十
異日復夾脛腫如股不可入阜舉踵踏入復夾之杖
之毒者前一杖卻一杖中蓋一杖杖已皮不少損而
內肉糜爛如腐瓜之瓢出以刀割去糜肉得良藥十
有半活者阜得賂則直撻之血立濺乃反不死其毒
如此山東之民號爲獷悍皆謂非重刑不能服之又
謂大吏有體非重刑無以示尊威是以沿習而然雖
有慈者不能改也吳民號爲柔弱習用輕刑故吳爲
幸客有嘻者曰吳刑雖輕重者自重不一於輕也吾
親見巡撫杖僞爲薦書者血肉飛濺四傍四傍方丈
之間青草皆爲赭地此亦何輕於山東昔者唐子之
治長子也一年而罷一年之間治羣殺數人之獄者
二獄成未嘗加一杖於殺人者之身內司諫曰殺人
至惡也殺數人大獄也而公不加一杖從來號爲慈
吏者未有過寬若此者也公不忍於所當忍吾恐民
風日玩從此得罪者愈多矣唐子曰不然彼殺人者
豈其始念則然哉逞一時之忿自陷其身於死而不
徐爲之慮也旣以一死抵一死亦足蔽其辜矣又從

而杖之是淫刑也吾不加一杖者是爲至平不爲過
寬夫山西之民非弱於山東也長子之民又號爲多
奸唐子爲吏一年夾棍非刑廢而不用俗用之杖雖
未能遽改以從律之制然且薄且減亦不乖制一年
之間令未嘗不行也政未嘗不舉賦未嘗不入也豪
強未嘗不伏也疑獄隱慝未嘗不得其情也關市橋
梁傳乘賓旅未嘗不治也四境之內未嘗不安也巡
撫達良輔嘗謂唐子曰百里之長不患無威奚以重
刑爲重以刑之旣傷其體歸而療治又費其財仁者
弗爲也苟治事而事治懲民而民服斯可已矣奚以
重刑爲

潛書

下篇下

五

名稱

名者序長幼辨貴賤別嫌疑禮之大者也今也士而
不仕或未仕於貴者自稱曰晚非禮也晚之者齒長
於我也非以爵也通謁於貴者名之上不敢有所稱
曰某而已口稱亦曰某若均舉均仕於先舉先貴者
則稱曰晚今也有等於我而長於我者則不稱晚非
禮也齒之尊猶爵之尊也通謁於長者或二十年以

長或三十年以長雖非貴則於名之上稱曰晚口稱亦曰晚今之稱貴者於先生之上雖少必加以老焉非禮也於師曰先生於賢曰先生於高年曰先生可謂尊矣奚假於老古人於少之時曰富於春秋謂之爲老將短於春秋矣不祥莫大焉是故於貴者但稱先生今之稱天子曰皇上非禮也古者稱王公卿大夫若殿若閣若僕夫若執事若左右不敢斥之也可以天子而斥之乎將欲尊之乃反褻之當稱曰陛下明謂奄人爲內臣非禮也在列謂之臣有職謂之臣奄人備灑掃非臣也奴也奴也而臣之是抗奴於公卿辱公卿矣天子無外奴也而內之則股肱腹心之臣皆外乎庶士庶民皆外乎是屏手足赤子於四裔無臣無民矣是故爲奏爲文勿曰內臣但曰奄人今之名地者不以時而以古非禮也以古名地若爲異代之土地非今日之土地矣悖莫大焉是故出言爲文於蘇州則曰蘇州勿曰姑蘇於吳江則曰吳江勿曰松陵今之名官者不以時而以古非禮也以古名官若爲異代之朝廷非今日之朝廷矣悖莫大焉是

故出言爲文於某部尙書侍郎則曰某部尙書侍郎
勿曰太宰少宰太宗伯少宗伯

除黨

唐子曰黨者國之危疾不治必亡孫子曰雖有扁鵲
無能爲也唐子曰何必扁鵲苟達其故中醫皆能治
之曰是滅漢滅唐滅明非人力之所能勝也乃先生
則易言之何也唐子笑曰漢往矣安得起漢黨而治
之以信於子唐往矣安得起唐黨而治之以信於子
明亡矣安得起明黨而治之以信於子今有良藥可

潛書

下篇下

七

以一發而解固結之疾在吾與子之目前而子不見
也孫子愕然問其故唐子曰良藥者今天下之勢是
也昔者明之爲黨邪者緣卿相緣閹奴正者緣氣節
緣道學如南濠之市貨別爲行惟賈所投凡人之求
顯名厚祿者不入其黨不得也當是時也黨之爲勢
固於人心蔓於海內若亡人之國而不與之俱亡者
及 大清之有天下也黨人之長老猶有存者後生
習聞其術攘臂而起如草枯而根萌木斬而蘖生郡
邑之間往往百十爲羣更立社名宴飲締交亦嘗遠

之譽應矣然究則獸逸鳥散莫之禁而自廢者其故何也名者黨之招也勢者黨之帥也今之將相功臣與身目心思與明俗異名譽不足以動之其權勢又不得假而爲我用是無招無帥也無招則黨不聚無帥則黨不立百官有司救過保位之不暇何黨之能爲此所以不禁而自廢也昔之雄辨如鋒者今之杜口無言者也昔之攻人必勝者今之自守不足者也未嘗不捫掌大笑而稱快也然則治黨之道無他在絕其緣而已絕其緣則邪黨不伐而自破正黨不解而自散請悉其說用相者天下之大事也昔者明之季世有免相者衆爲行一二十萬金輒得復相凡相必有所由致袁萃曰爲相必賂內侍如樹之托根然則相者非國家之相內侍之私人衆人之霸主也人君雖庸曷思其故斯人也何以得相乎必使之行政而政舉任官而官治而後從用之也何以免相乎必使之行政而政不舉任官而官不治而後從而免之也傳曰雖有高世之名無尺寸之功者不賞左右雖善毀不能毀有功以爲無功左右雖善譽不能譽

潛書

下篇下

八

無功以爲有功豈以無徵之巧言遽決用舍哉君能以相用相不以左右用相相能以人用人不以朋類用人天下之士皆知由黨者不必得富貴得富貴者不必由黨人亦何樂於爲黨乎曷觀之聚而爲盜者乎以貪戾之徒一夕相親厚於兄弟者豈以義固哉將以取人之財也若爲主人者峻牆垣謹防禦不與以鑽踰之便雖驅之使爲盜不可得矣此治邪黨之法也直節之臣國之寶也道德之臣王者之師也匡君爲直攻人非直讓能爲賢爭名非賢是不可以不察也有人焉直諫之聲震天下當國任職之臣一有過失非與於政之興壞非與於天下之安危必欲攻而去之其氣如戰其志如刃其言如訟視其鳴鏑所向羣起射之而不敢後此黨人之雄也若是者不必加戮也戮之適以堅其死而成其名人君當談笑而視之曰此豎子無知也上書若不聞其言在朝若不見其人始輕之漸遠之徐廢之歲月之間並其醜類淪漸而銷亡矣天下有行於今必如行於古者有行於古必不可行於今者必如行於古者學也必不可

行於今者聚衆以講學也聚衆講學其始雖無黨心其漸必成黨勢氣節之爭由此而起小人之敵由此而立若不以道學號世不以氣節凌人小人無所於蹙亦不成黨甚爲易制人君將欲風天下勿畏非聖之謗勿竊尊儒之名當心法孔孟不可口法孔孟於視朝之時明言以告羣臣曰我不喜道學有以道學進者我必廷辱之則貌孔孟者望風沮喪不敢蟻引而進以竊位惑世第講於鄉教於里雖非真學其亦無害於天下若夫身退而去寓書京師制黜陟之權

潛書

下篇下

十

處士巷居公卿就而決是非訪賢不肖此道學之大賊法所必誅者也明主處此不謀於羣臣不按於法律驅而斬之於市而以徇於天下曰吾欲使士爲士大夫爲大夫仕者盡其職致仕者安於家有不在其位而謀其政者視此矣此治正黨之法也孫子曰黨不可以刑勝徵於前代矣先生又欲行誅毋乃疎於計乎唐子曰子何見之不明也賞善刑惡人主之柄也刑賞由已孰敢不服若臣下竊以行私則互相讎報天下必亂假使稷契夔龍與臯陶朋比而誅四凶

則四凶之徒亦必計斃臯陶人心不服亦將叛舜夫
權假於下舜且不得爲任賢之君臯陶且不得爲執
法之臣況衰世之君臣乎善乎吳修齡之言曰萬曆
之朝無君矣安得無黨夫君失其爲君則致亂之釁
百出難料不獨黨也孫子曰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東
林亦賢者之所遊也其中多蹈仁行義之儒奮不顧
身爲國家去邪慝先生論黨而不別人吾猶未慊昔
人有言附東林者亦有小人攻東林者必無君子此
言是乎非乎願因先生定之唐子拊掌而笑曰古語

潛書

下篇下

七

云伐國不問仁人子奈何以此事問我哉吾與子論
黨者傷人國之淪亡惡人心之中戾氣故明中和之
道以立治辨學以爲後世取法吾烏知其何爲附東
林何爲攻東林吾烏知其爲東林西林南林北林也

賤奴

凡閹人小患七大患三小患亂國大患滅國小患難
除大患易除請先爲之譬凡人之居室者以妾爲妻
此患之大者也愛妾之色聽妾之言此患之小者也
父命曰毋愛妾之色毋聽妾之言雖嚴父不能得之

次順子曰毋以妾爲妻雖悍子不敢逆慈父矣蓋法所不及則不可禁法之所及則易禁也凡闖人道君以酒色道君以荒遊道君以侈御道君以惡見正人權臣因之上隱無不聞下巧無不達國之大柄下移矣明示以便進之門邪曲進賢正沮矣金入則死罪生求拂則有功死刑不中罰不中矣此七患者其患小然剛明之君或中其一二法制無可加誠訓無所益祖雖神聖蓋亦莫之如何也已矣兒蓄公卿奴使百司狗奔將帥天子孤矣豕屠忠良草刈善類朝廷空矣囚禁天子羊驅天子干戈起矣是三患者其患大斬滅宗社而後已然絕之甚易也如拔茅根焉凡爲國之道善後有定制亂制有定刑明法不置丞相其後孰敢言置之譬之受室於祖榭腐則改斲之聖蝕則改鑊之戶不便則改闢之其楹其楹百年不改也夫小法時改大法不時改凡政皆然闖人居其一焉自公卿以下凡有品秩者皆助外治者也凡左右之闖人皆奴也自后妃以下凡有品秩者皆助內治者也凡宮中之女子皆婢也請著爲典曰凡闖人不

授官不任事不衣黃不服袞後世人臣有言立闈人之職司及使視戎事者凌遲無赦今士庶人之家師至友至則敬而禮之有童子者奉壺餐而進舍壺餐而坐主人將云何師將云何友將云何三公者天子師也九卿者天子友也奈何使奔走之奴與師友抗乎請著爲典曰凡闈人傳命於朝見宰相跪而致言跪而受言不得立焉傳命於堂見九卿立而致言立而受言不得坐焉遇百官於道見而下馬過而上馬不得乘焉抗公卿者斬抗百官者流大臣不言者死

潛書

下篇下

三

小臣不言者革

而受醜奴

闈奴之禍自古爲烈明著於前史後世人君且有愛之如美女而不見其爲猛虎者禍不可以爲戒也請無言其禍而言其醜彼奴也望之不似人身相之不似人面聽之不似人聲察之不似人情靡然磊然如癭如魑盤然覲然如牛如豕不似人身也有頰非男無髯非媪雖少美如玉索無生氣不似人面也其聲似童不類似女不媚似啞成聲似狸成語不似人聲

也煦煦愛人亦復毒人憫之則流涕如雨惡之則斬
殺如草不似人情也四不似人見之無不憎者今使
僕之長大多鬚者服事其側而使蹙童瘍婢進酒食
於前吾且憎之必易之乃快彼奴何物也而人君親
之愛之苟不待側則飲食不樂是誠何心哉原其所
以自宮者使我心悸腎爲身根掘身之根其痛非常
痛也其害非常害也今使人斷一指以易王侯雖有
悍者不願爲之而彼奴則爲之其求太監能忍若此
則其謀富貴何所不爲而猶欲得其忠於所事何不
思之甚乎何人斯之詩善究小人之反側所謂有覲
面目則不可極彼猶未見闍奴之非面目也若奄奴
者非鬼蜮之妖其人妖乎人君奈何不畏使妖在左
右飲食啓處與俱乎其不祥大矣在昔宮中之妖有
玄寵有黑背彼實異物人懼知避若闍奴則實人類
人所安也凡物爲妖人知其妖其害小若人爲妖人
不知其妖其害大汴中有狐變爲美婦人迷一男子
旣而覺其非人嚴拒之狐亦不至其後得一美妾成
疾而死汴人爲之語曰狐妖猶可人妖殺我可以斯

言爲闡奴比也

去奴

魏叔子曰用奄人始於周夏商以前無聞焉唐昭宗
盡誅宦官其出監諸務者皆令方鎮殺之至莊宗卽
位乃復求宦官則此一二十年間不用宦官亦明矣
然則奄人固未始不可革也奄人旣革宮中之事選
粗健女子充之以給力役備非常若出納命令則於
內外各設一廬男子給事於外女子給事於內又於
內外之間選寡婦年五六十者居之以司出納如

潛書

下篇下

五

是則奄人可革也唐子曰叔子之言善矣哉奄人不
革則小人必逞君子必災家必內敗天下必亡去之
不待轉計者也蜀人諺曰斬草不除根萌芽依舊生
除根若何不用奄人則無自宮以幸進者此除根之
道也非奄人得志而後謀去之乃謂之除根也叔子
欲革奄人固無疑矣若其所策給力役備非常吾未
敢執焉何也東鄰之家不知西鄰之事環堵之子不
可以權巨室之宜草莽之士不可以妄意宮中之事
天子之宮如大郡之城宮中之人如大郡之戶口其

中給力役備非常恐未可以專恃女子也卽女子可
爲必其親近善謀之臣於宮中之事纖微悉知其或
可或不可孰宜孰不宜君臣協謀乃可以爲之也豈
可以草莽之士懸度而言之而望其從我哉繼世而
爲天子者席疆土之富強承先帝之侈麗幼習於嬉
戲之徒長安於使令之給是故溺於奄奴與嬖色等
而況母后帝后以及妃嬪皆所便習不可以缺當是
之時雖有剛明之君知其害而欲去之其勢如決癰
割瘤不可爲也吾思之叔子之策不可以行於繼世

潛書

下篇下

七

之君而可以行於開國之主開國之時去奄人如去
草除奄人之萌如除草之萌固甚易也何以決其然
也開國之主起於貧賤當其貧賤之時圍十堵覆百
榱身析薪妻執爨當是之時若有一奴一婢以供使
令已過望矣卽起於侯服亦不過巨室之家耳及其
得天下入亡國之宮觀宮室之廣大觀器玩婦女之
衆多目則眩焉心則移焉其遠慮之臣當進言曰此
天下之所以亡也不可處也於是廢其土以爲民居
撤其埏埴楹桷以散於百姓量吾之所處而因其材

以構焉損亡宮之萬億加故室之百十亦已足矣若
新建京邑創營宮室亦可規焉何以決其然也城隍
之固甲兵之多以禦寇也宮中其何禦乎庶司之繁
百官之衆以行政也宮中其奚行乎降及末世宮中
女子常數千人多至萬人力役非常之事非女子所
能爲故不得不用奄人女御奄人之多如此吾不知
其何有於國家也然則宮中無以多人爲也貴爲天
子亦可以庶人之夫婦處之縫紉庖廚數妾足以供
之灑掃糞除數婢足以供之入則農夫出則天子內
則茅屋數椽外則錦壤萬里南面而臨天下何損於
天子之尊而吾以爲益顯天子之尊也且約身以處
益可以達於政事何也內外無遠出入甚便賢人君
子不時接見如左右手之相將也何治不聞乎春省
耕秋省斂入廬舍嘗麥菽如赤子之在懷抱也何隱
不達乎尚何藉於奄奴之出納哉帝嚳立四妃帝堯
因之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夏增以九女爲十二人
殷增以二十七人爲三十九人周增以八十一人爲
百二十八人唐虞夏商女御少故不用奄人周女御多

故用奄人不從周從夏商且不從夏商從唐虞時有
古今人無古今人有古今治無古今無不可爲者夫
女御少則宮室小宮室小則奄人無用以此治家治
天下其道已全不獨去奄人而奄人從可去也是故
開國之去奄人乃斬草除根之時不可失也

耻奴

昔奄人魏忠賢與魏朝皆私客氏客氏厭朝之弱而
喜忠賢之強二奄嘗擁客氏飲於乾清宮暖閣醉而
相罵聲達於昏君之耳昏君呼之前而斷之則與忠
潛書

下篇下

十六

賢而退朝於是忠賢遂殺朝而專有客氏奄人無陽
者也客氏何分於強弱而有所好惡於其間乎固疑
之矣嘗聞人言奄人雖奄精氣自在其陽雖不能如
常人之具形亦稍突長又聞有異術能使陽長固笑
而弗信也然吾嘗親見之矣昔明南都潰眾立魯王
於會稽號曰監國南北奄人多從之者一奄人死有
美妾二人是時吾幼從先君辟亂居於雞山先君有
所養勇士魏興據死奄之財物而攘其一妾興嘗荷
戈衛先君於難故先君嘉其勞而弗之罪也凡令節

與必使是妾入賀而從拜於僕婦之列諸僕婦則私問之曰爾之從太監也如夫婦矣衾枕之間其狀若何妾曰太監性淫不勝其擾交接之際其陽亦突出將寸由是觀之奄之不可使混女也明矣男女之別禮之大防也奄若化爲女子則可不然固男也雄雞無陽以尾交奄雖無陽乃使之雞乘怨女穢亂宮掖其罪大於亂政矣可恥孰甚焉

女御

好色者生人之恒情好之不以禮有以喪家亾國者

潛書

下篇下

七

罪好之者而並罪色何不思之甚也桀之亾於妹喜也固也紂之亾於妲己也固也幽王之亾於褒姒也固也三女子之爲蠱而不可近焉固也然女子微也弱也可與爲善可與爲不善非若權臣之不可制奸奄之不可親也使此三女子生於文王之世入於文王之宮處於窈窕之室后妃率之以采芣苢供祭祀琴瑟以悅之鐘鼓以樂之則此三女子皆窈窕之淑女也女子之賢者鮮矣如必以賢世無姜嫄任姒宮中遂虛無人乎士之賢者鮮矣如必以賢世無周召

畢散周行遂虛無人乎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豈
文王宮中百二十人皆賢乎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好
仇豈文王之地荆梁雍豫徐揚獨多賢乎此無他君
德使然也君有德奸化爲賢君無德賢化爲奸玉美
物也君子佩以比德然桀愛玉載其寶玉以奔三鬻
紂愛玉衣其寶玉衣以入火若曰亾夏殷者玉也其
可乎

吳弊

吳人發塚非異人卽其子孫也貧無所計則發其先

潛書

下篇下

三

祖父母之尸而焚之而鬻其地利其藏中之物得利
之厚者有金玉之帶珠鳳之冠千金之木珍異之寶
蓋先世之貴者也吳中之人視爲故然未有以爲不
義而衆誅之者昔予未葬親屋於他人之墓側有語
予者曰此有善地公何不卽此而葬乎問其所在則
指其墓曰卽此是矣公能以十金子其主人則起其
棺而去之矣予掩耳而走桐涇有墓人皆以爲善而
葬之未得其所也有富者求地其孫請之曰願移先
人於他所而敬獻諸君富者大悅增價至百二十金

而未之售也吳人善訟凡所以求勝者無不爲也無不忍也震澤有農夫欲訟其叔而知其不可則謀之於母使婦誣叔亂我婦不可姑與夫交撻之不從將致之死婦懼而從之姑婦告之官其叔不能辯也鄉人皆知其罔而亦不能爲之辨今獄未成也吳江有欲訟其所疾者而知其不可勝乃夜與人謀曰爾卽爲我致之來我斷其頭其人笑曰爾亦與之俱死矣曰不然吾斬吾妻之頭明日挈二頭而告於官曰是人通吾妻并斬之矣敢請死罪天下豈有無故而自殺其妻者哉雖有明者不能察也於是除吾所疾而吾且晏然又有豪傑之名子以爲何如其人曰妙哉此計非吾所能及也卽起往召所疾者其婢竊聞之而告其妻其妻大驚急奔之鄰入室視之不見其妻矣計遂不行

潛書

下篇下

五

全學

君子之爲學也不可以不知兵有人於此爲子而不慚於曾參爲弟而不慚於叔齊爲臣而不慚於比干爲仁而能養民爲義而能修政斯世之謂全學人矣

一旦社稷不幸盜賊蠡起遠近驚潰寇薄國都君臣
震懼問左左不應問右右不應問大臣大臣不應問
小臣小臣不當是之時國多孝子而父死於敵國
多悌弟而兄死於敵國多忠臣而君死於敵身爲仁
人而爲不仁者虜身爲義人而爲不義者虜雖有周
公之才之德亦奚以爲學者善獨身居平世仁義足
矣而非全學也全學猶鼎也鼎有三足學亦有之仁
一也義一也兵一也一足折則二足不支而鼎因以
傾矣不知兵則仁義無用而國因以亾矣夫兵者國
之大事君子之急務也獸之有角不時觸也噬及無
患以角便也身之有手不時搏也暴至無患以手便
也國之有兵不時刺也敵至無患以兵習也所貴乎
儒者伐暴而天下之暴除誅亂而天下之亂定養民
而天下之民安若魯用仲尼有齊寇而不能禦齊用
子輿有秦寇而不能禦社稷丘墟墳墓樵伐何以爲
仲尼何以爲子輿仁義之事日行而不離兵之象常
伏而不見伏則爲天下祥見則爲天下殃是故仁義
可習也兵無可習也士所與處者妻子耳引而置之

眾竇之間猶色沮而語塞安見五萬之眾十萬之眾也士所守者蘆壁巖戶耳穿窬入焉臥不敢起安見河山之險與盜賊之猛也士之威或不行於瘍童讓婢安見如虎之將如狼之卒也士之智或困於閭里小人安見敵之誘我以不測也士或遇蠡蠹而色變觸棘刺而失聲安見白刃交於睫矢石集於身也若此者皆無可習者也無可習將焉學之天下有老於軍中擁眾百萬而不知兵者矣有朝廢詩書夕入帷幄貌若農夫口不能言一計而斬大將再計而破敵

潛書

下篇下

三

國者矣若是者非以盡責夫人人有智愚唯智者能之非以盡責夫智智有明於事而暗於兵者有暗於事而明於兵者唯智之明於兵者能之暗於兵者雖習猶不習也明於兵者雖不習猶習也夫兵猶火也金以冶而成劍木以斲而成耜水以飮而得飲土以陶而成器斯四者必得其師習其藝而後人得而用之其於火也不然寓於無形流於一擊不求於鄰閉戶自得發於硝艾之微而能燎百里之原者惟所取也豈若四者之事必得其師習其藝而後能哉火之

爲物也無乎不有金中有之木中有之土中有之石
中有之兵之爲道也亦無乎不有聖人之言有之傳
記有之時勢有之盜竊之形有之德怨有之喜怒有
之所歷山川所過城邑有之無意於兵干戈弓矢非
兵有意於兵耳目聞見皆兵而何不可學之有夫世
多智者而無一人可與言兵者何也有三蔽焉高者
講道卑者誇文謂武非我事蔽一視良將如天神非
常人所可及蔽二畏死蔽三其蔽如是雖使太公復
生於今亦且習爲懦儒烏知兵爲何如者哉無惑乎

潛書

下篇下

五

士之不知兵也請決三蔽身爲大將仁義之聲充於
四海戰必勝攻必取功成名立相賢君輔少主致太
平百姓安寧風俗敦厚與貌孔顏而追屈宋者果孰
賢乎一蔽決矣武安君曰兵者自然之理何神之有
吾蓋深識乎斯言也戰勝者必勝未有幸而勝者也
戰敗者必敗未有不幸而敗者也譬之鄉里之中有
二少年相與鬪智角力觀者早決之矣兩軍相蹙聲
動天地白日無光飛鳥不過一瞬之間山崩川潰血
流屍橫此人所以心懾慮昏若有鬼神而不敢輕言

兵也智者則不然伍什百千前後左右繫於一將兩軍相遇士卒雖眾不過兩將猶之鄉里二少年有異勢而無異算也彼以十萬之眾來我以十萬之眾往眾相如也彼怯我勇則勇者勝勇相如也彼實我詐則詐者勝詐相如也彼詐而我知之我詐而彼不知則知者勝知相如也彼知而發之疑我知而發之決則決者勝決相如也彼決而攻不善我決而攻善則善者勝若自料不如未見可勝則固守封疆俟釁而動此所謂自然之理而非神也二蔽決矣兵死門也

潛書

可篇下

五

實天下之生門也陷於死者必不善用兵善用兵者必不陷於死請試思之受命爲將寄河山於纛下決興亾於一戰存宗廟於呼吸之間其任重矣其機危矣不能保一身何以保天下哉若勢不可爲窮居不許身臨事不受命矣無死道也且爲將者流矢飛礮或所不免至於謀臣不操戈不臨敵又何以死若以爲不然者顏淵短命伯牛惡疾豈在行陣哉且人臣事君官守言責不敢愛死何必將乎三蔽決矣去此三蔽兵之不可不學也明矣昔者黃帝伐涿鹿舜伐

有苗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黃帝三戰其餘則皆一戰遂定天下當是之時以仁克暴如水滅火兵不復舉亂無餘遺其交兵之際雖未免輿死扶傷之泣然而天下和平不聞有戰爭之事是何也其君皆聖人也其將亦皆聖人黃帝之將不聞舜之伐有苗也以禹爲將湯之圖有夏也以伊摯爲謀臣文王得呂望以爲師武王舉天下諸侯及蠻彝之衆屬之呂望而立爲大將以聖人之君任聖人之將以聖人之德行聖人之謀此所以天下和平不聞有戰爭之

潛書

下篇下

三

事也及乎後世則不然兵革一動遠者百餘年近者二三十年屠絕百城荆棘千里殺人之事盜賊居其半帝王居其半大亂旣定君臣安榮海內之男女死者已十六七矣父母養子惟恐不長三年懷抱十年提攜男爲之室女爲之家饑食寒衣常恐失時殺一人而非其罪子孫不長杖一人而非其罪人皆謫之而一旦起而爭天下遂草刈之若此蓋自秦以來屠殺二千餘年不可究止嗟乎何帝王盜賊之毒至於如此其極哉古之君臣雖任不求備才鮮兼長然而

無事則修政教有事則爲將帥非二事也世衰學敝
聰明之士習爲文辭自矜大雅以兵爲凶器而惡聞
之以爲非仁人之道而不言也於是以兵事推之武
夫彼之爲人或白晝殺人或掘塚劫室或起於卒伍
出於盜賊人見其俯首入戶有力如虎則曰此真將
軍也彼烏知君臣之道社稷之長計一旦得志而爲
將殺無辜虜婦女掠寶貨縱之則毒人禁之則擁兵
不臣雖有拔城略地之功而兵禍不解常少寧日此
自秦以來所以殺人之多也乃世之論將者謂戎事
潛書

下篇下

七

尙力使儒生禦敵如以卵投石也是未明乎用兵之
道也夫鬪力者如兩虎相搏生死未知以此待敵則
天下之事豈不殆哉所貴乎勇力者不過使之登城
使之衝陣使之先犯使之問出是大將之所使而不
可爲大將也昔者賢君之任將也如己身有疾委之
良醫必曰除疾易而體氣無傷孫子十三篇智通微
妙然知除疾而未知養體也夫爲將者智足於軍未
善也軍不可徧也智足於戰未善也戰不可瀆也智
足於破敵未善也破一敵又有一敵也善軍者使天

下不煩軍善戰者使天下不欲戰善破敵者使天下
不立敵是何也凡人處安樂之時常不見德及其救
之水火之中則親之如父母禦其暴已者則敬之如
君長用兵之道所以救諸水火而禦人之暴者也其
見德易於爲政以兵行仁何人不順以兵伸義何亂
不散於是可以軍而無戰戰而無敵雖不及湯文之
兵於以勝殘去殺其庶幾矣夫兵以力勝力以謀勝
謀以德勝非學不可自秦以來以勇力智巧取天下
者多矣何必學然而方之於古學之則爲湯文之兵
不學則爲秦項之兵爲湯文之兵不數戰而天下定
爲秦項之兵大小數十百戰殺戮數十百年而後天
下定二者相去豈不遠哉

五形

雞之鬪者兩距相拒不知其他狗之鬪者兩牙相齧
不知其他吾笑拙兵之智類雞狗也正道之上我之
所往敵之所來我之所爭敵之所禦不可以就功善
用兵者不出所當出所不當出無屯之谷無候之
徑無城之地可以利趨能趨之者勝必攻之地常固

必攻之城常堅必攻之時嘗警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攻所當攻攻所不當攻欲取其東必擊其西彼必不舍西而備東欲取其後必擊其前彼必不舍前而備後此人情所不虞也能誤之者勝萬人爲軍不過萬人五萬人爲軍不過五萬人十萬人爲軍不過十萬人我有此眾敵亦有此眾不可以就功善用兵者不專主乎一軍正兵之外有兵無兵之處皆兵有游兵以擾之有綴兵以牽之有形兵以疑其目有聲兵以疑其耳所以撓其勢也能撓之者勝此三奇者

潛書

下篇下

完

必勝之兵也少可勝眾弱可勝強昔者唐子試於蜀同舍生九人有饋筍酒者五人者據之四人者弱爭之不得也乃擇奴之捷者教之曰我謀而入彼必舍糞禦我汝疾入取之於是聲謀而攻堂之左彼果悉眾禦我於左五人者勝而反飲已亾其酒矣善用兵者如唐子之取筍酒可謂智矣鼠之出也左顧者三右顧者再進寸而反者三進尺而反者再吾笑拙兵之智類出穴之鼠也人之情始則驚久則定驚者可撓定者不可犯善用兵者乘驚爲先敵之方驚千里

非遠重關非阻百萬非眾人懷乾鬣馬囊蒸菽倍道而進兼夜而趨如飄風如疾雷當是之時敵之主臣失措人民逃散將士無固志乘其一而九自潰乘其東而西自潰乘其南而北自潰兵刃未加已壞裂而不可收矣凡用兵之道莫神於得機離朱之未燭孟賁之甘枕此機之時也伺射驚隼伺射兔免先後不容瞬遠近不容分此用機之形也機者一日不再一月不再一年不再十年不再百年不再是故智者惜之古之能者陰謀十年不十年也轉戰千里不千里也時當食時投箸而起食畢則失時當臥時披衣而起結襪則失時當進時棄家而進反顧則失不得機者雖有智主良將如利劍之擊空雖有累世之重百萬之眾如巨人之痿處雖有屢戰屢勝之利如刺虎而傷其皮毛機者天人之會成敗之決也唐子之少也從舅飲酒坐有壯士秦斯力舉千斤戰必陷陣常獨行山澤間手格執杖者數十人舅指一客戲之曰客雖羸也然好拳技嘗欲勝君君其較之斯笑曰來遂舍卮離席方顧左右語而立未定也客遽前擊之

觸手而倒坐客皆大笑夫以客當斯雖百不敵也然能勝之者乘其未定也善用兵者如客之擊秦斯可謂智矣取鷹者設機繫雞鷹見雞而不見機以繫其爪吾笑拙兵之智類饑鷹也謀者軍之耳也有以謀勝亦有以謀敗敵有愚將可專任謀敵有智將不可專任謀我有巧謀彼乃故表其形故聲其令故洩其隱以誘我吾聞之善用謀者用敵人之謀不可不察也古之兵法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彼設爲死形以堅眾心非死地也若夫糧食不繼後軍無授進不可戰退不可歸彼壯我竭彼明我迷此真死地也雖太公穰苴不能出兵之大忌也知敵之情者重險如門庭不知敵之情者目前如萬里竿渡之國索登之山我能取之不困其險不中其譎者非有他巧知敵之情也昔者秦王好獵而擾民下令獵於北郊前日民皆徙避之有韓生者止之曰王之愛子病三日矣王心憂之必不出已而果然或問之曰吾宿衛王宮且不知王之愛子病也子何以知之韓生曰吾聞王之愛子好紙鳶吾登丘而望王宮之上三日不見紙鳶矣

是以知之天下之物見形可以測微智者決之拙者疑焉料敵者如韓生之料秦王可謂智矣江上之嫗鬻績而得錢虛則開篋實則謹鑰善竊者因以爲候吾笑拙兵之智類江上之嫗也昔者唐子之大父郎中好奇謀而善用兵當是之時張獻忠數十萬之眾三道趨成都屠梁萬將道達而西達之守號稱萬人實不甲之卒不滿千人其守將欲棄城而走郎中曰父殯將焚城郭流血吾不可以獨免吾請先死之父兄弟皆哭有少者曰敢問死之何道也郎中曰寇心爭利大都其行甚疾奚用以小邑緩其行是可以疑之使之他道去也寇去吾及暇以修備禦之易矣乃率其私卒之敢死者數百人踰斗磴而土伏於鬻盜賊之前軍笑歌徐過大呼突擊之斬首數十賊驚敗退生縱一人使告曰吾之大軍盡出南門陣矣我守隘者也賊能戰我其退而待賊與之決死平沙之上於是賊果疑之從他道去矣郎中乃發其藏有穀萬斛火穀五千麥如之桐膏千籬蠟千斤繭絲千兩招士修具三旬而備寇反城不可附矣其後三攻三

却之城無墮堞焉當是之時非專攻之兵道過之兵也弱則拔之而行強則舍之而去是故輕敵示銳趨進示強犯勁敵以爭小邑而後大都之利彼必不爲此郎中之成其算者也山能顯而不能隱淵能隱而不能顯龍能變而不能常虎能威而不能變善用兵者兼山淵龍虎之用卽顯卽隱卽常卽變使敵莫知所從莫知所避斯爲神矣貴人之處衛生常謹古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恐其傷肢體也吾笑拙將之智類貴人之處也夫兵者死門也不可以生心處之有自完之心者必亡爲退休之計者必破欲保妻子妻子必虜欲全家室家室必滅善用兵者有進無退雖退所以成進有先無後雖後所以成先有速無遲雖遲所以成速有戰無守雖守所以成戰有全無半雖半所以成全邳兵圍三盜立殫如林几積充閉盜斬圍而出以彼千百之衆其智其力豈不三盜若也而不能禽者趨生者快趨死者勇也人之常情棘迫膚則失色砭觸趾則失聲一旦臨死莫逃怒發氣生心無家室目無鋒刃鬼神避之金石開之何戰不

克何攻不取故夫以能死之將驅能死之眾如摧摧
剡鮮不破矣

審知

量力而行則不竭量智而謀則不困譬之權焉移石
於鈞移鈞於斤則衡拔而權墜又譬則工焉使金攻
石使石攻木則斂手而器不成才有所不及智有所
不通也聰明博達之士讀書鑑古審時度勢口談指
畫皆能盡當世之形決成敗之機及其遇主而行受
國任則危國受兵任則敗軍非其智不足也其知之

潛書

下篇下

五

不自明也能行百里者則道百里能行五六十里者
則道五六十里飯升米者則炊升米飯合米者則炊
合米力能舉百斤者則取百斤不能百斤者則六七
十四五十手足口腹有然豈心謀則不然自辨之明
者如別黑白權銖兩量斗龠發議盈幄不耻不兼不
耻不及任信如發矢謝疑如蹈冰不自知而倖成如
骰博注自知而圖成如契取負古之人運動如鬼神
功名震天地人皆慕而跡之不知其所擇微也若夫
問兵如轉丸問謀如抽緒辯言偉貌以傾世主卒至

功墮名敗爲人笑辱者非其智不足也高望蔽之倖
心汨之也立謀尙詭臨危尙決取事尙短制事尙長
出言戒易謀功戒貪圖成戒幸古之人忠厚而不妄
故能以五慎成二奇功勞不可盡居大名不可盡取
爵祿不可盡得一不得當大則覆軍亾國小則不保
腰領非小禍也故曰用其所信毋用所疑用其所長
毋用所短用其所熟毋用所疎此三者自知之道也
唐子至壽鹿之山李條侯請觀騎射且日率其子弟
家眾束馬操弓馳於壽鹿之右日中而畢畢而飲酒
潛書

下篇下

三

條侯曰今日之事騎之利鈍射之虛實隊之勝負子
能審知其數乎曰不知也條侯曰子儒生固也唐子
曰子之言見一而廢二三者也武王伐紂太顛閎夭
不在干戈之列乃與尙父分功夫壯者任兵事巧者
察兵勢二者不相易以爲功水火鋒莖謂之兵事順
時觀變達情度務謂之兵勢譬之於射發者手臂體
立目審心度皆命中者也條侯曰然一軍之中鍛斲
縫割之工醫占文數之技有一不備則不成軍况謀
士乎願聞子之所能策唐子曰兩石相擊則明生兩

怒相搏則力生兩謀相傾則智生善策者因形計便不可徒言也人病不自知知病不能用不可不審也天下之勢單少則平積多則神今夫水一也壽鹿之湖坐盆而菱立艇而魚至於河海疊波若丘山神棲而龍興浮湖之法不可以浮河浮河之法不可以浮海豈有異水哉積多之勢異也用壽鹿之眾用兩河之眾用江淮之眾用天下之眾其勢亦然今夫龍家之集善販布粟者亦可以厚利予之十數萬金使買鹽絲珠犀則謝未能任非其智不足也未嘗適漢廣與大賈遊也仁暴強弱順逆勝敗興亾決焉此可間居而度者也若用兵之道非身在軍中雖上智如隔障別色故曰百聞不如一見今我道北而來河決壞道次宿而問邳之道次邳而問徐之道謂可履塵而逝矣然不免於陷蹄塗塗體何則聞見之實異也身軍中百人爲耳千人爲目兩敵之形皆熟知之要塞山陬熟知地利面背應逆熟知人心遠近離附熟知援勢巧謀捷候熟知敵隱別道間谷熟知奇伏智力等類熟知將能信疑愛怨熟知卒用騎步水火熟知

技便危險嘗之歲月歷之是以謀可效功可成也乃曰倚鋤而行策釋鋤而拜將今日受命明日克敵此文辭之見優偶之觀也奚可用哉條侯曰善乎子之能慎審也知人者用人自知者用於人雖知之自明必待知人者乃見矢以弓利可以穿重甲馬以御良可以致千里苟無其遇雖太公之賢不如閭里之少年苟有其遇雖偏才曲智亦得馮風順流以就功名此志士之所以白首長歎者也天下不皆聖人長短者才之常也得失者謀之常也上焉者一短不損十長小失不傷大得其次短不喪長失不喪得其次長短得失半而皆可以成功者以其得高世之賢主也良冶有分金之爐五金砂石雜爲一物攝而火之五金五出砂石別出賢主用人羣謀雜進區而別之等而差之各效其用亦猶爐之分金也奚啻是哉大匠不能徒直定於墨繩不能徒方準於曲尺此主之資於臣也墨繩能直有引之用曲尺能方有相之用此臣之資於主也主蔽臣達之臣蔽主達之主缺臣補之臣缺主補之主臣交資乃能發不盡之謀成無誤

之智故夫智士之遇賢主非但能盡其謀才半而功
倍無不利矣

兵有兩權內外是也兩得者興一得者亾請設爲易
見之形以明所度之必當於事而後効其說今有勇
士力舉數百斤如挈鉞然攘臂於市市之人百千聚
而莫敢與之校是豈不可以無勝於人哉然而不能
自養以致疾三日疾則力衰五日疾則不能行十日
疾則不能起坐雖有弱女子可以扼其項而殺之矣

潛書

下篇下

三

若是者非無勇也內虛必自盡也今有厚養之士節
食遠色導氣服藥身無疾病可以長年一日遠行不
幸而遇殺奪之盜力不如其強器不如其利與不如
其衆俛首而就死矣若是者能保於內而不能強於
外也熟察於二者之形凡舉事者有必勝之兵而不
能先自固有自固之計而不能制勝豈能幸存哉同
歸於滅亾耳請舉二寇以觀滅亾之實而後效其策
昔者有明旣衰羣寇蠡起闖王以捕逃之孽率饑寒
之民由關中而東至於井陘南至於鞏洛至於漢沔

東至於荆至於臺泗越五州之地橫行萬里疾於飄
風一二年之間蹂踐天下之半破城屠邑莫有能當
之者李自成襲用其鋒擁數十萬之衆灌大梁敗孫
百谷之軍入潼關帝西安乘勝渡朝邑由大同而攻
京師如破鳥卵其用兵可謂能矣其事亦旣成矣乃
一朝奔潰無所復之而破腦於田夫之耨鋤是何也
蓋盜賊之行不營家室退無所據雖有百勝之兵而
不能支一日之潰也夫三桂遭時附景身爲王者其
軍多宿將戰卒蓄積數十年金錢之富甲兵之多等
於京師一日發兵反天下震動又有三叛爲之助東
西援結萬餘里此其厚集之勢固於金城雖有韓白
亦無如彼何矣然此賊實不知兵乃曰我用兵天下
無雙當其出兵次於灃卽阻江而守下令諸將曰毋
得進兵其志得爲南帝足矣其爲人猜忌信讒非其
子弟親戚不使將兵有以策干之者絕不省覽曰此
必書生腐言也及其敗於平鄉夫桂陽臨武藍山嘉
禾柳廬陵茶陵退守於衡不能悔改自厲乃急於稱
帝鑿平回鴈峰上登行郊祀之禮卒至身死之後盡

亾境土子孫誅絕分裂身首懸示天下若是者何也
蓋盜賊之智本無遠略不好計策不下謀士恃其強
固之勢適以速其滅亾也夫李寇之兵蚩尤之兵也
而無本根以至於亾吳寇之所處霸王之資也而昧
於攻守之計以至於亾使去兩短兼用兩長豈易敵
哉欲見兵之長短以決成敗無明於此者矣百金之
賈必有居處以安妻子固管籥結鄰里無盜竊之虞
乃可以轉販於四方而況有十萬數十萬之衆以經
營天下不先爲自固之計豈可以有爲哉自固之計

潛書

下篇下

四

有三地食法是也地者非定咸陽非定河內非定金
陵因勢之便而處因民之宜而處因糧之利而處因
敵之形而處擇其可而處之則大功可就大業可成
夫龍有所止之淵而後可以興風雲虎有所伏之穴
而後可以騰山谷搏取百獸此地之爲固一矣軍食
之所賴田稅必輕於故籍以寬之糴必增直以利農
破一城必有倉粟走一軍必有棄糧民藏不可取野
積不可掠富室不可貸取之不溢滋其取者必厚恐
敵有僞爲賈人貴糴以空我者陰戒四境粟米有入

無出如是則堡屯廬舍皆實人人各自爲守守障萬人可當十萬人十步之溝可當百步一丈之壘可當十丈士卒之有父母妻子者飽暖安樂寄於百無一虞之地雖兵出屢年轉戰千里無有貳心此食之爲固一矣國中無法雖衆不一其主可虜軍中無法雖勇不齊其將可禽不可以草創之始人心未集姑爲因之不私於故不偏於親尊卑有等冠服有章文武之官各盡其職典兵者不侵民牧民者不構兵文武之課一級不苟遷一級不苟降有罪必刑戰後必誅

潛書

下篇下

望

雖親暱不赦有勞者必厚其賞有功者必尊其爵雖讎疾不吝如是則人心信服不爲苟免不爲幸望不約而同不戒而遵此法之爲固一矣誠能自固如是是山止川行之勢也以戰必勝以攻必取者也然而善用之則功可成不善用之則終亦必亾何也天下之賢士所以棄父母妻子或載父母妻子而委身於干戈之際者蓋欲就其功名取封侯之爵以遺子孫也三軍之衆不惜斷脰破腦陷陣登城者蓋欲自拔於行伍之中以取爵祿也其次亦不失賞賜以置田

廬也若乃遺機失謀數戰不利數舉無功二年三年
甲敝兵鈍戰氣消竭豪傑失望思歸丘隴人心解散
不可復振此坐而自亾之道矣天下多羣盜衽扱囊
括可次取也若有大敵非我克彼卽彼克我雖支將
遊旗積累千百功而決機則在於一日成功則定於
一戰夫人情興則附衰則去誠能一大戰而勝兵威
震世義聲盈耳則人心歸附豪傑響應地有所不略
略一而得十城有所不攻攻一而得十軍有所不破
破一而得十夫用兵之道過重與過輕同失及銳乘
間不失其時則天下之勢集於我矣其有重於進兵
者未能先決勝於已也昔者齊亂而管仲用之燕弱
而樂毅用之六國散而信陵君用之遂能霸天下舉
強齊挫暴秦者誠能修武教而得士心也十萬人爲
軍勒爲五軍軍二萬人伍合於十十合於百百合於
千千合於萬左合於右後合於前前後左右合於中
而提於元帥一知相應一氣相貫如億萬絲爲一繩
曲縮直引無不如意不見一絲之異此整而不可亂
之兵也整而不可亂然後可使感德然後畏威畏威

然後感德士卒未安不先寢未食不先食草食不甘
食疾病必視藥賞賜俘財盡以分賜日烹牛豕饗衆
親之如此士卒愛之如父母矣止含有度臨戰有節
違於法者卽誅之不少假於將率於是士卒旣愛且
畏無不願效者此能死而不可走之兵也能死而不
可走然後可使有如是之衆得以變化從心合而不
狂散而不亂進而不佻退而不先隱而不惑危而不
懾我可以撓敵敵不可以撓我我可以入敵敵不可
以入我以是方行天下誅暴救民乃有成也

潛書

下篇下

四

受任

能成大功者必不敗功能成大名者必不敗名且毋
審其智能毋論其權用出身必有所主行道必有所
由立於不敗之地行於不窮之道乃可以恣我之爲
也功名之道無幸無不幸智者必成不成必非智智
者必不敗敗必非智是何也兩合則成兩違則敗見
可成則就之見不可成則避之成敗去就謹於所擇
者功名之門也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畫也
善雕者必於楸檀善畫者必於堊素有工於此取彼

腐材墨質率然而運斤率然而施采及其無成人皆曰非其技之不良所遇之非材也智者必笑曰是尚不能辨材別質卽其技可知矣貧賤者人之常處也璞玉不出於玉無傷有拙工者剖而琢之不能名器玉乃傷矣苟無其遇寧伏於戶牖食於賤業保其妻孥不慕榮貴所以守璞也萬金之賈行於道塗必挾善射者爲之衛盜至則引弓待之不輕發也發必洞胸必穿脇必貫顛一發不中則刃鏃已加其體矣天下之大非特萬金之富也萬人之敵非特一盜之智也豪傑之身非特一矢之用也是何輕於委身者之不如發矢也是故君子有不受任者五不遇其時不受不得其主不受用違其才不受任屬不專不受權臣持之變倖市之不受君子非不勇於受任也其重若此者恐其墮功毀名辱國殘命也士當巷居隱見惟己人不得致也出而干主任之猶輕言之猶淺去留亦惟己人不得泥也若夫入室而謀處幄而議食以其食衣以其衣屬之以心腹傾之以密機當是之時國安與安國危與危國亾與亾義不可去矣唐子

之治長子也有訟奪其妻者曰糜蟲許嫁我矣奪妻者曰糜蟲昨日嫁我矣問糜蟲以誰願也不願奪妻者唐子曰汝休矣朝奪而夕訟焉猶可也主義之既厚猶女子之既宿也道不行而欲去之是糜蟲之悔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慎於初則有終矣君子之始得君也觀其聰明觀其用舍觀其誠僞觀其度量觀其將相之臣觀其左右之人皆可矣試之以言論既合矣博之以仁義既合矣進之以奇謀直之不惑也深之不疑也專之不參也夫然後可以效死

而不去是以諫受言悟才達智順功名可成福祿可長也汪子著申甫之傳曰申甫居嵩山之中學古兵法長於用車愍帝使之將既無車又無戰士驅市人以當強敵以是敗死非其不善用兵也唐子曰申甫善用車請以車喻有車於此圓其軸方其轂茅其纏牽蹇其驂服善御者將笑而去之乎抑鞭斃牛馬而強驅之乎以此決事知申甫之無能爲矣昔者唐子問於陳盟曰先生熟明事敢問明之亾也亦有人乎曰有孫傳庭者雖古良將不能過也其在關中休兵

不動曰卒未練未可用也朝使數趣之不得已引兵
而出一戰大敗賊遂入關惜哉孫子不敗明其未亾
乎唐子曰先生之言失於此矣善用兵者生卒亦勝
不善用兵者練卒亦敗善用兵者怯者亦死不善用
兵者勇者亦走且孫子之所將未必皆市人也大敵
卒至亦可以未練謝乎凡用兵之道危伏於安安伏
於危死伏於生生伏於死惟達變者能見其微而用
其巧是姑勿論論孫子之所處若果不可出將在軍
君命有所不受寧伏劔而死必不辱身寧伏劔而死
必不辱名寧伏劔而死必不辱軍寧伏劔而死必不
辱君古之白起是也奈何驅千萬人之肉委於虎狼
之口而身受敗軍之辱以此決事知孫子之無能爲
矣

潛書

下篇下

哭

利才

功名險道也君臣險交也不必直諫而險職言亦險
不必臨戰而險立朝亦險不必事暴君而險事賢君
亦險我之所謂險者非安其位保其爵祿也非不慮
患不避禍也致我之道以任重安邦也夫任重者功

罪同迹信讒相參非必爲之而輒危也或出於萬有一危則危矣處險而安者鄙夫也處險而險者君子也死者人之所甚重也昔者先師飲食有方衣服有度著之於經不厭其繁所以養其體氣固其壽命是力學修身建業之所先也人之常情掬脫爪髮必相不踐履之地乃委置之是何也甚愛其身且惜其身之所棄也況豪傑之身家國倚之而肯冒梃刃嬰木索乎彼夫義激氣憤解帶自決暴虎馮河而不反世皆壯之稱爲烈士是愚夫悍婦之行也君子不爲也

潛書

下篇下

七

君子有四不死權好擅命天子斂手欲救而逆之如冷鑪燎羽耳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朋黨相訾有伏戎焉自賢而非人自白而濁人禍不移影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興廢用舍非所以安危者則不爭抗言爭之或以激怒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大命旣傾人不能支君死矣國亾矣非其股肱之佐守疆之重臣而委身徇之則過矣當是之時君子不死也此四不死者死而無益於天下是以君子不死也君子有三死身死而大亂定則死之身死而國存則死之身死

而君安則死之自堯舜以至於今成大功立大名受
大封揚名後世澤流子孫者多矣奚爲以死期哉不
知君子之當大任立身於必不死設心于必死必不
死以善其用也必死以堅其志也天下之險莫如蜀
江莫如滄海然江海者商舟由之以致富利烏可廢
也道黃陵新聶者必熟識沒石適裸人黑齒者必謹
候風占是舟人立身於必不死而後人民賴有舟楫
殊方之貨畢至焉隱中之讒同體之忌權倖之處邪
正之交宮庭之異同君嗣之便逆敵人之疑間若是

潛書

下篇下

吳

者皆功途之沒石風占也不能謹辟之曲遂之則身
危功敗爲天下笑矣吾聞之立功者才也卒功者智
也審定者心也達險者志也才者剡也志者椎也天
下重器舉之難舉也命數不常測之難測也江海之
險雖善操舟或千百而一二覆焉是以君子爲學旣
成得君而行必先委死生於不計苟以死存心以死
立志諸妻泣之而不顧愛女牽之而不顧矐子隨之
而不顧臨事之時處之必靜見之必明思之必熟行
之必決雖謀不及太公亦可以成太公之功雖才不

及管仲亦可以成管仲之功今夫矢一也以弱弓發之或不能殺人以強弓發之則可以貫甲志堅則才利亦猶弓之發矢也昔者蜀大亂而食人肉冉鄰起兵冉鄰者唐子未娶之女之父也遣二人者爲謀於寇聞有獵人者於途一人懼而欲反其一人曰進死於釜退死於法等死耳其行乎第疾走慎毋怯而反顧比肩而走一人不反顧一人數反顧一反顧遜不反顧者五步再反顧遜不反顧者十步卒之追者及之反顧者肉糜於釜不反顧者烏逝隼集而反命得寇之形以戰勝焉由是觀之以死心處死地者成以生心處死地者敗成敗之間勇怯之分也

潛書

下篇下

兪

仁師

古之用兵者皆以生民非以殺民後之用兵者皆以殺民非以生民兵以去殘而反自殘奈何襲行之而不察也古之賢主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實有慈心不握而提不懷而抱痛民之陷於死兵以生之恐民之迫於危兵以安之如保赤子德者乳也兵者藥也所以除疾保生也湯武之後道與謀爲二德與力爲二

羣雄並起武力上六者得之其君其將皆慘刻少恩
譎詐無實惟利天下利爵土無救民愛人之意非屠
府縣百十城殺無辜數千百萬人絕煙火絕雞犬之
聲千百里者不可以得天下自二千年以來時際易
命盜賊殺其半帝王殺其半百姓之死於兵者不可
勝道矣可不哀乎有帝王者出豈不號爲義兵哉而
不免於殺者五誘降而殺受降而殺掠其芻糧而殺
冒上首功而殺忿其城之不下而殺五殺之惡莫大
於屠城夫城之大者數萬戶小者亦萬千戶市集穰
穰老幼嬉嬉婦子依依一旦盡殺之屍橫屋宇血滿
溝澮夫傾沸鼎以灌螿穴雖有忍者不爲而何以忍
此夫屠城者有二見恐其反爲敵守也以威未至之
城使不敢拒我也其爲謀亦極拙矣夫危險之地
人必避之寬仁之主衆必歸之昔者張獻忠之寇蜀
也屠梁萬將至達唐子之大父郎中號於衆曰賊至
必屠其俛首而死乎抑殺賊而死乎衆皆憤曰寧殺
賊而死其後三攻三却之終不能拔然則屠城者是
使之拒我也使使之爲敵守也請設言之若屠一城

而千百城皆下釋一城而千百城皆守屠一城而千
百城皆爲我守釋一城而千百城皆爲敵守問仁者
爲之乎曰不爲也雖有天下不願也昔者張獻忠驅
江夏之民於江驅華陽之民於江江夏之江壅華陽
之江不流積手與山齊積骸與山齊積耳與丘齊積
鼻與丘齊使獻忠旣得天下立宗廟建社稷興禮樂
定制度與天下更始羣臣諛之史官贊之必謂德比
唐虞功高湯武矣有天下者屠一城是卽一城之獻
忠殺一無辜之人是卽一人之獻忠特以大功旣成
潛書

下篇下

五

貴爲天子民安其治無議之者遂自矜其功亦人忘
其毒天道好還不可不信不可不畏殺人之子孫亦
或殺其子孫戮人之宗族亦或戮其宗族天伏其誅
鬼畜其厲不可以貴免也不可以力除也主臣一心
上下其體內外同氣何細不聞何隱不達海內之境
如身之膚生民之衆如膚之毛未有拔一毛而身不
知者將卒殺人人主不知謂之不明知而不問謂之
不仁不明不仁不可以爲天下主天下之害莫大於
將驕卒悍將驕卒悍殺人則勇殺敵則怯取寶貨婦

女則勇取城郭軍壘則怯若然者主不能用將將不能
用衆欲得其力務厚其恩乃適其所欲而恐或傷
其意此殺戮之不可法禁也蜀人諺曰寧逢惡虎不
逢善兵欲爲斯民主而殺人之惡甚於猛虎豈不異
乎老聃曰慈故能勇斯言未善非慈無以救民非勇
無以行慈是何也善用將者將軍之命執於人主之
手不善用將者人主之命執於將軍之手善用衆者
士卒之命執於將軍之手不善用衆者將軍之命執
於士卒之手人主不能進退大將大將不能齊偏將

潛書

下篇下

至

齊小將齊隊長齊卒伍必爲亂兵何以救民不如委
而去之耕於壠上毋爲禍主吾聞王者之師士卒愛
畏以將帥爲父母以將帥爲神明率而用之強如猛
虎止而休之柔如羣羊其視敵國如視父母之讐其
見良民如見鄰里之人是以戰必勝攻必取所過無
閉戶之虞所處無犬吠之警制之得其道故也凡用
兵之道有不得不殺者二曰殺敵曰自殺昔者武王
伐紂戰於牧野紂兵不能敵倒戈而走尚父乘之追
奔逐北血流漂杵當是之時天下諸侯蠻彝君長皆

從此不再舉之勢也若尚父不急乘之紂得以七十萬之衆退守數千丈之城猶足以自固圍其國都未必能克曠日淹月士卒懈怠諸侯解體雖尚父不能無敗是以乘其敗北并力奮進如疾風捲蓬使不得稍聚一戰遂定天下殺戮雖多四海之民不知兵革之苦此不得已而殺敵者也書曰不愆於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於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爾所不滅則於爾有戮此不得已而自殺者也不得已而殺敵不得已而自殺仁人蓋傷之矣若夫敵人嚮

潛書

下篇下

五

義武教克修亦有不殺一人而獲敵者亦有不戮一卒而克敵者惟敵之強勢不並立不得不殺將卒之悍者鞭杖不足貫耳不足不得不殺蜀人諺曰長痛不如短痛久亂不定長痛也一戰之殺一令之誅短痛也以短痛去長痛是之謂殺以成仁夫兵有不動動必傷人不傷於已亦傷於敵凡用兵之地拘牛豕輸粟麥廣樵牧具樓櫓其費必空凡用兵之地耕廢機廢工廢賈廢市廢其養必竭凡用兵之地竄谷翳叢暴日蒙霜老羸僵塗嬰孩委莽其傷必多奚必刃

矣是三者皆致死之道也一戰之死已不可數何況百戰一日之死已不可數何況五年何況十年是以仁人之於兵也不欲久處成功必速罷兵必早乃能救民其孰能之其必好謀能斷仁義充於天下者乎

室語

唐子居於內夜飲酒已西向坐妻東向坐女安北向坐妾坐於西北隅執壺以酌相與笑語唐子食魚而甘問其妾曰是所市來者必生魚也妾對曰非也是魚死未久卽市以來又天寒是以味鮮若此於是飲

潛書

下篇下

五

酒樂甚忽焉拊几而歎其妻曰子飲酒樂矣忽焉拊几而歎其故何也唐子曰溺於俗者無遠見吾欲有言未嘗以語人恐人之駭異吾言也今食是魚而念及之是以歎也妻曰我婦人也不知大丈夫之事然願子試以語我曰大清有天下仁矣自秦以來凡爲帝王者皆賊也妻笑曰何以謂之賊也曰今也有負數匹布或擔數斗粟而行於塗者或殺之而有其布粟是賊乎非賊乎曰是賊矣唐子曰殺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猶謂之賊殺天下之人而盡有其布粟

之富乃反不謂之賊乎三代以後有天下之善者莫如漢然高帝屠城陽屠潁陽光武帝屠城三百使我而事高帝當其屠城陽之時必痛哭而去之矣使我而事光武帝當其屠一城之始必痛哭而去之矣吾不忍爲之臣也妻曰當大亂之時豈能不殺一人而定天下唐子曰定亂豈能不殺乎古之王者有不得已而殺者二有罪不得不殺臨戰不得不殺有罪而殺堯舜之所不能免也臨戰而殺湯武之所不能免也非是奚以殺爲若過里而墟其里過市而竄其市

潛書

下篇下

五

入城而屠其城此何爲者大將殺人非大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偏將殺人非偏將殺之天子實殺之卒伍殺人非卒伍殺之天子實殺之官吏殺人非官吏殺之天子實殺之殺人者衆手實天子爲之大手天下旣定非攻非戰百姓死於兵與因兵而死者十五六暴骨未收哭聲未絕目眇未乾於是乃服袞冕乘法駕坐前殿受朝賀高宮室廣苑囿以貴其妻妾以肥其子孫彼誠何心而忍享之若上帝使我治殺人之獄我則有以處之矣匹夫無故而殺人以其一身抵

一人之死斯足矣有天下者無故而殺人雖百其身
不足以抵其殺一人之罪是何也天子者天下之慈
母也人所仰望以乳育者也乃無故而殺之其罪豈
不重於匹夫妻曰堯舜之爲君何如者曰堯舜豈遠
於人哉乃舉一櫛指盤中之餘魚曰此味甘乎曰甘
曰今使子釣於池而得魚揚竿而脫投地跳躍乃按
之椹上而割之刳其腹刷其甲其尾猶搖於是煎烹
以進子能食之乎妻曰吾不忍食也曰人之於魚不
啻太山之於秋毫也甘天下之味亦類於一魚之味
耳於魚則不忍於人則忍之殺一魚而甘一魚之味
則不忍殺天下之人而甘天下之味則忍之是豈人
之本心哉堯舜之道不失其本心而已矣妾微者也
女安童而無知者也聞唐子之言亦皆悄然而悲咨
嗟欲泣若不能自釋焉

止殺

悲哉周秦以後君將豪傑皆鼓刀之屠人父老婦子
皆其羊豕也處平世無事之時刑獄凍餓多不得畢
命當用兵革命之時積屍如山血流成河千里無人

潛書

下篇下

美

煙四海少戶口豈不悲哉豈不悲哉君子之於天下也無他道也惟全此不忍之心而已矣推是心也富貴不以易不惟富貴不以易聖人不以易天道不以易何以言之覆軍屠城以取封侯是食人之肉以爲侯祿也其忍之乎覆天下之軍屠天下之城以取天下是食天下人之肉以爲一人養也其忍之乎故曰富貴不以易也奚以言聖人不以易也善哉孟子不信血流漂杵之言也武成之書史佚記之周公裁之豈有不信而不信之者何武王聖人也不可以非之

潛書

下篇下

卷

非之則傷誅暴之義不可以是之是之則後世以爲口實而遂其肆殺之惡非之是之兩有所不可故歸咎於史臣之誣使人反求諸心而戚然自得之也此孟子之善爲言也若論其實上古聖人以德勝不以兵勝殺人之多自牧野之戰始蓋武王之德聖而未盡善上不逮舜下遜文王文王伐崇崇人不服退修政教而伐之不戰而服武王自度德有未至勢已克殷恐釋此不取殷之君臣懼而改過結好民心淬厲守備後且難以加兵故戰一日而破殷以致殺人之

多如此也血流漂杵念之心墮我若於當日與於從
伐之列必痛哭而去之從夷齊於首陽之上矣故曰
聖人不以易也奚以言天道不以易也占天之書五
宮之星或失常及五星入犯皆兵大起歲星與太白
鬪熒惑行逮太白填星與水火金合太白出入失常
辰星入太白皆兵大起日暈異象月蝕五星皆主兵
亂由是觀之兵未起而象見於天然則屠殺生民非
人之所得爲也天也夏殷以前不見此象雖或有亂
兵起旋弭春秋之世兵雖不戢無大勝敗或交和而
退至於七雄之世殺人如亂麻武安君爲將斬首之
數見於史者已九十八萬矣其他殺人之多非數所
及十九代以來不可勝舉若我生逢斯時所熟聞之
者張獻忠空江夏之民盡蹙之於江江水千里不可
飲及其據成都成都屋宇市貨之盛比於姑蘇錢塘
皆盡屠之遣兵四出殺郡邑之民恐其報殺無實命
獻其頭頭重難致命獻其手道塗之間彌望更多山
丘迫而視之皆積頭積手也蜀民旣無可殺飲食作
樂亦爲不樂乃自殺其卒是時獻忠之卒百三十萬

人先殺其新附者已過大半又無可殺方欲殺延安
初起之人而身已爲禽矣獻忠之殺人也告於天曰
天生百物與人無一物報天不殺何用欲殺盡蜀
民乃出殺中原殺吳楚殺閩越殺滇黔殺盡四海之
人自天地開闢以來生民之種自我殺盡此後無復
生人其志願乃爾也自周秦以來殺人之毒至此爲
極悲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詩曰天之方虐無然詭
譎吳人謂范蠡曰子毋助天爲虐夫干羽服苗聖人
之仁也血流漂杵聖人之虐也世唐際虞天之仁也

潛書

下篇下

堯

溺楚屠蜀天之虐也推吾不忍之心吾欲諫天之虐
敢譏天之虐吾欲反天之虐敢助天之虐故曰天道
不以易也

厚本

昔金陵有病蠱而將絕者有良醫來自霍丘一鍼之
而蘇再鍼之而起五進之湯液而愈人相傳以爲神
於是富貴之家有疾者厚其金幣而致之館凡有疾
者奔趨之而不得其間無疾者亦皆願識其面焉客
有頌言於唐子者曰其術之神若是其所居之鄉復

何疾病之憂唐子曰若子之言是致疾之媒戕人之
斧也使人恃醫而不謹疾以至於喪其身者必子之
言也夫夫良醫者不祥之人也館良醫者不祥之家
也人惟自傷則中虛中虛而後有疾有疾而後求醫
至於求醫蓋亦危矣雖生也其不與於死也有幾無
自傷則中實中實則無疾雖有扁鵲無所用之天有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也過則爲蓄陰淫寒疾陽淫熱
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此六者
自外寇者也人有五情思氣味飲色也過則爲蓄思

潛書

下篇下

卒

淫心疾氣淫肝疾味淫脾疾飲淫肺疾色淫腎疾此
五者內自賊者也五賊日蝕則漸傷而中虛以成內
疾其或六寇乘之以成外疾於是不惜多金以求良
醫不幸而醫不良不能除疾或反益其疾而致死卽
有良醫石鏡毒熨以攻其外湯液酒醪以攻其內疾
雖除而劉刺肌膚動傷經脈已大其創而不易復矣
是故君子以父母之身嘗謹於疾唯恐或傷無傷則
中實中實則五藏時序蓄害不生卽天地不平六氣
偏淫堯水湯旱出其時北東南炎易其候蓄殃流行

疫癘時作而不中於謹疾者之身中實故也若是則
豈惟無疾亦且長年嘗聞古有真人修身不死今雖
未見其人而其道在是矣惟道無神技乃有精神以
有所救而見無所救何神哉唐子爲是言也人之聽
之忽焉若弗聞也是時魏叔子在吳有以唐子之言
告之者叔子動容曰唐子之言非啻論養生也其可
以達於治天下乎天下之亂有二內賊外寇是也虐
政亟行厚斂日加又遇凶歲米麥不登家室罄懸民
無所顧賴始則一人爲竊旣而十人爲盜繼則望風
潛書

下篇下

空

蠡起千百爲賊剽掠鄉聚久則數萬人爲軍稱帥稱
王攻城殺吏而亂成矣若使茅屋之中有數石粟數
匹布婦子飽暖相爲娛樂孰能誘之蹈不測之禍以
爲奸雄之資哉蓋內賊之起皆由於國家空虛也虐
政亟行厚斂日加又遇凶歲米麥不登邊竟蕭條餽
饋不繼成卒逃亾將帥貳心於是四裔日夜窺伺中
國以圖獲利始則小侵驅掠牛羊旣而深入獵子文
玉帛久則轉戰中原攻圍京師而亂成矣若治國有
道政事修明農賈樂業衣食滋殖德洽中國撫有四

裔則蠻貊不得我釁必且奉貢和好長爲外藩矣蓋
外寇之入皆由於國家空虛也內外釋駟君臣憂懼
博求智謀之士勇武之夫於是苴穰之屬乃至矣拜
爲上將受命而出秘謀奇計出入鬼神誅賊於內以
次掃除禦寇於外一月三捷獻俘告廟君臣相賀宗
廟社稷危而復安若非得良將而用之何以有此功
烈哉然當是時父兄子弟肝腦塗地輿尸載傷哭聲
滿野城堡毀墜田土荒蕪百千里之間不聞雞犬之
聲國家之禍百姓之禍也朝廷之所賀仁人之所弔
潛書

下篇下

空

也勿謂亂已其亂方大勿謂疾平其疾方深然則是
良將者不祥之人也尊良將者不祥之朝也非君子
之所願也是故明德之君不侈其尊富强大也以爲
我實民之父母民實我之男女惟恐其衣食之不足
居處之不安日夜念之不忘其大臣必用忠厚之人
其外牧必用慈惠之人與我同憂與我同愛勸農功
課桑麻厚蓄積懲奢靡雖有凶年民不知菑穀不可
勝食財不可勝用而天下大富矣衣食足而知廉耻
廉耻生而尚禮義而治化大行矣然而明主不自滿

也既厚之以生養又承之以節儉卑前殿陋後宮布衣蔬食陶器素輿猶歉然不敢自安恐厲民以自養也於是富日益富安日益安中國之民和樂相忘遠裔之君慕義永服繼世之子孫苟非不肖謹守成憲雖千百世無變可也當是之時甲兵敝於武庫良馬僅供服乘雖有穰苴之將無所用之以此養生以此治天下皆長久之道也唐子聞之曰叔子誠知言哉

有歸

人之生也身爲重自有天地以來包犧氏爲網罟神

潛書

下篇下

奎

農氏爲耒耜爲市貨軒轅氏陶唐氏有虞氏爲舟楫爲服乘爲杵臼爲弓矢爲棟宇禹平水上稷教稼穡契明人倫孔氏孟氏顯明治學開入德之門皆以爲身也聖人好生之德保人之身日夜憂思不遑寧處羣生各遂以迄於今今吾與衆君子衆庶人處此安樂之居行於仁義之途孰非十聖人之功哉奚啻十聖人哉若湯武以及漢宋之祖救一時之民保數世之安其功亦大矣奚啻商周漢宋哉凡一代之興世雖多亂亦有賢君賴以小康其時守一方惠一邑者

皆有功於人者也奚啻是哉卽不吝施者饑與之一飯寒推之一衣亦有功焉道者道此學者學此豈有他哉澤被四海民無困窮聖人之能事畢矣儒者之效功盡矣然猶有說焉聖人保天下之身無異於保己之身聖人保己之身則不同於保天下之身治天下而天下治矣功在天下已於何歸生盡其遂盡乎身亡其遂亡乎如徒以身而已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九十六刻一刻之間萬生萬死草木之根枝化爲塵土鳥獸之皮骨化爲塵土人之肢體化爲塵土忽焉而有忽焉而無天地成毀雖不可見當亦無異於人物焉聖人小不同於人物之無知大不同於天地之無爲而謂其誠則俱誠焉必不然矣不知不智知而不言不仁孔孟豈有不知何爲不言非不言也不可言也聖人治天下治其生也生可治死不可治故生可言死不可言也纓麻饗祀事死也非明死也聖人若治死必告人以死之道則必使露電其身糞土富貴優偶冠裳則必至於政刑無用賞罰無施則必至於君爲虛位世無所主夫天下之智者一

潛書

下篇下

畜

二愚者千萬爲善者少爲惡者多而生死之理又不可以衆著君旣爲虛位世旣無所主智不勝愚善不勝惡惡者起而爲亂如鳥搏獸噬莫爲之救卽有一二能修者亦無以立於天地之間生人之道絕矣是故聖人以可言者治天下以不可言者俟人之自悟於是智愚善惡皆可從治然則孔孟不言非以是故而奚故哉甄也生爲東方聖人之徒死從西方聖人之後矣

潛存

潛書

下篇下

奎

聖人之道將行其必天達之人薦之而後得聞於時以行其道是故伊尹以人聞傳說以夢聞太公以下聞厥後聖人道衰天命不佑治道不興以孔子孟子之聖夢不以告卜不以告人不以告而終於困窮況其次焉者乎況其下焉者乎甄下士也貌樸而言訥人皆易之以爲室焉而不知天下之務者也學非今學言非今言人皆略之而不與之言而亦不得有言也天薄吾貌而違吾才雖欲賈所長豈可得哉吾少不知學四十而後志於學竊聞聖人之道而略知聖

人治天下之法勤於誦讀篤於籌策雞鳴而興夜分而寢以度才權世可以一試矣如或知我懷此以往焉可也聲弘嘗問於我曰先生可以爲相乎曰不能也吾褊而不能忍隘而不能容明而遲於決不足以任之矣然則先生何所長曰吾不能身任而能進言使孤立於明主之側從容咨詢舍其短而用其長以授之能者而善行之可以任官可以足民可以弭亂不啻十年天下大治矣曰自漢及明良臣衆矣先生可方於古之何人曰皆非吾之所及爲也自堯舜以

潛書

下篇下

矣

下其言渾矣孔子乃明言之孟子又益顯之自聞孟子之言而後知聖人之治天下其事庸其用近如布帛之必可暖穀肉之必可飽婦人孺子皆可聽其言而知之一曲之士皆可遵其言而用之甄雖不敏願學孟子焉四十以來其志強其氣銳雖知無用於世而猶不絕於願望及其困於遠遊厄於人事凶歲食糠糲奴僕離散志氣銷亾乃喟然而歎曰莫我知也夫不愛世之不我知而傷天下之民不遂其生鬱結於中不可以已發而爲言有見則言有聞則言歷三

十年累而存之分爲上下篇言學者繫於上篇凡五十篇言治者繫於下篇凡四十七篇號曰潛書上觀天道下察人事遠正古跡近度今宜根於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謀其政非虛言也聲弘曰先生之言不身見之傳諸其人可以爲王者師矣曰吾何敢當子之稱吾言之附於聖人之言譬細流之赴江海小大雖殊其爲水則一也書紀帝王之政易明吉凶之理詩知人情得政宜禮鑒三代之經緯春秋辨邪正以合於先王之禮孔氏孟氏之門人述其師言明白

潛書

下篇下

空

簡易六籍混成得之以辨古聖之言不顯得之以燭聖人之學莫明於斯矣至聖至神莫能外愚夫愚婦皆可行豈有所不及者乎是故譬吾之所言如江海細流固有然矣不敢妄續聖人之言又安敢自異於聖人之言哉君子不爲無用之言吾之言又譬諸一瓢之汲可以飲食一車之力可以灌溉竊有微用不敢讓焉聲弘曰先生所言治化之大性命之微無所不備苟非身至何以知之吾未識先生所造其亦廓然於聖人之道者乎曰不然吾之學聖人之道也猶

未至京師而向往者也身始出門而望數千里之遠
雖未及至而道由里數門入備問而熟聞之如既見
之者然苟非知之其何以行

潛書下篇下終

潛書

下篇下

蘇城郡廟前東
謝文翰齋刻印



宋至京師而向往者也身始出門而望數千里之遠
雖未及至而道由里數門入備問而熟聞之如既見
之者然苟非知之其何以行

西蜀唐圃亭先生行畧 一十五則

甥王聞遠謹述

先生姓唐氏諱大陶字鑄萬順治丁酉舉人仕爲山西潞安府長子縣知縣後更名曰甄別號圃亭

先生生於西蜀夔州府之達州幼卽岐嶷不凡八歲從父亨予公諱階泰爲吳江令時張獻忠寇蜀蜀地爲赤不得返故鄉遂家吳焉

先生十四五歲卽嗜古學精進淬礪不拘拘於師說落筆卓有端緒善爲歌詩集中如散病獨飲春遊

潛書

行畧

一

諸詩皆少作也附居舅氏李研齋家太夫人督課甚嚴故先生有晝當課其文夜當課其詩之句

先生至性孝友色養愉愉中外無間言其侍親疾也

親嘗湯藥衣不解帶及居喪獨處殯室三年枕塊

席苦動循古禮痛故鄉不可間遂卜地塋於吳門

之虎丘戴家浜與弟妹情誼敦篤不分爾我弟早

沒遺女幼稚先生撫之愛逾己出長字宜興周用

章親故皆以爲先生長女不知其爲姪也處夫婦

琴瑟諧好相敬如賓五十餘年無失言失色焉

先生居室先營祠屋雖生女必抱而廟見新必薦時物必獻出與宴會有未薦未獻者雖美弗嘗也歲當分至先致齋三日竭誠致敬然後享祀忌日不飲酒不御內不見賓不衣色服曰禮嚴終身之喪殆謂是也

先生狀貌短小鬚眉疎秀朴學質行不尙文飾訥訥然似不能言者然剛直亢爽不肯媵婀隨俗意所不洽于夫莫回也與曹偶談詩文論往事稍稍不合輒爲裂眦頰頰而爭人有過多面折之雖當路

潛書

行畧

二

貴顯無所諱也人每以是敬憚之亦以此取憎於人

先生與人交凡患難有無必與共焉李條侯困於京師先生貸而與之二百餘金後自處貧窘終未嘗責其償也與曾青藜友善青藜沒寡妾弱息異鄉無依遍乞於友以給養之魏叔子先生之知己也聞叔子訃爲假吳氏之堂設位舉喪陳五形篇以奠哭之慟曰從魏子之愛也

先生臨財介然不苟凡遊於四方不輕有所干曰取

與君子之大節乞吏鬻獄今之敝風我不忍爲也
先生家素貧求爲祿養歸試於蜀舉孝廉卽就吏部
試爲長子令甫十月以逃入誑悞去職先生之治
長子也首先蠶務導民樹桑以身率之日省於鄉
三旬而樹桑八十萬本民業利焉其俗很鬪歸訟
先生拘撫明敏剖決如神夾棍非刑廢置不用民
化其德獄訟衰息月試多士於學宮得李某等二
人皆登第爲名儒都御史達良輔稱先生爲山西
循良之冠至今民有遺愛云

潛書

行畧

三

先生僦居吳市僅三數椽蕭然四壁炊煙嘗絕日採
廢圃中枸杞葉爲飯衣服典盡敗絮藍縷陶陶焉
振筆著書不輟曰君子當厄正爲學用力之時窮
阨生死外也小也豈可求諸外而忘其內顧其小
而遺其大哉

先生晚年與蔡息關先生講道宗陽明良知之學直
探心體不逐於物其往復書劄有曰處心不可如
水火水逆則激火鬱則死心運於中不因乎物孰
得而鬱逆之者先生嗜酒日索飲於友朋家自講

學後謂羣飲晏樂雖良友亦散道心遂不輕與筵
讌

先生貫綜經史揚樞風雅非秦漢之書弗讀也謂唐
宋以來文章冗弱靡曼不克舉秦火於天下當舉
秦火於私家其著書不肯一字襲古曰言我之言
也名我世所稱之名也今人作述必襲古人之文
官爵郡縣必反今世之名何其猥而悖也乃研精
覃思著衡書九十七篇天道人事前古後今具備
其中曰衡者志在權衡天下也後以連蹇不遇更

潛書

行畧

四

名潛書外著毛詩傳箋合義春秋述傳潛文潛詩
日記各若干卷寧都魏叔子見先生潛書曰是周
秦之書也今猶有此人乎每接賓客及致書於人
必稱唐子之文掩漢而上之華亭高謨苑讀潛書
極賞其奇嘗遇先生於黃鶴樓握手談心者累日
先生詩有見譽何太高鞠躬不敢當之句酬謨苑
也吳江徐虹亭盛稱先生之文推爲當代作家第
一宣城梅定九見先生所著諸書倩人盡錄之曰
此必傳之作也當藏之名山以待其人耳先生所

著書藁遠遊必攜每乘舟輒語僕曰設有風波不測汝先挾我書藁登岸然後來救我一日鄰人失火先生懷書遠避餘無所戀也其自爲珍愛如此四方雅慕先生文名乞言者雖卑辭厚幣不稔知其人之品槩不許也其不肯輕有獎借又如此先生晚年無子良友助金買妾姦徒以有夫女給之娶之夕女道其故先生卽令寢他室詰旦呼其父攜去命卽嫁之嘆曰我兩娶妾而無子今又爲姦人所欺家貧年邁無力再娶五經之澤至我而斬雖命實爲之負罪何極耶先生襟懷高曠獨思後嗣無人必潛然出涕焉

潛書

行畧

五

先生見蘇郡之西郊有以孔子爲土地神者與尤悔庵告之當事協力除之嘗遊金壇時歲饑民多餓死先生請邑令某籍死者之數告於上官并請賑之不從明日復請曰今歲災田之租緩征其半來年帶征子於漕粟半征存貯之米反全征之奈何蔽於奸吏而不速改乎令不得已遂上請緩征之數崇明令崇龕朱公七十無子已絕意子嗣先生

以大義責之曰異鄉絕嗣人鬼俱恫奈何置若罔聞知也崇龕因而蓄婢暮年舉子焉前癸未進士朱友同蜀人也僑吳而沒厝於陽山之麓年久棺腐先生憫之爲乞長輿令武韓曹公塋之擇地近先生之先壟曰我歲時祭掃便於瞻拜且可絕日後樵採塋之日烈風大雪先生觸冒寒氣成嗽疾半載不瘳竟以是終

先生生於前崇禎庚午年二月戊寅卒於康熙甲申年二月乙酉享年七十有五原聘蜀之冉氏早歿

潛書

行畧

六

再聘蜀之王氏未娶遭難死後娶吳江顧孺人子六一早塋女三長早塋次曰柚許字蘇州吳某未嫁卒又次曰安適聞遠俱孺人出幼曰穀妾出早塋

暮年無嗣乃以吳江沈氏子爲養子名衷先生沒之明年翰林何屺瞻聞之知先生貧不克塋啟請於

於
八親王王賜白金五十兩命塋之歲乙酉十月乙巳
祔塋於參議亨子公之墓唐氏先世具詳參議墓
表茲不載

